

紫 色 炸 藥

程 朱 溪 著

中 國 文 藝 社 叢 書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中國文藝叢書

紫 色 炸 藥

程 朱 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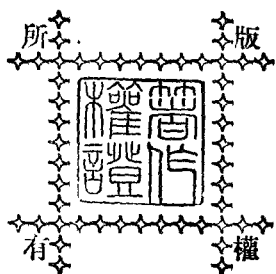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發行

中國文藝社
紫色炸藥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程朱溪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皆世楷 柳啓新) (二一六九七)

紫色炸藥目錄

.....	一
紫色炸藥.....	三
俘虜.....	五
父與子.....	七
酒鞋.....	九
強盜.....	三
掃興.....	三
敵人經過的村莊.....	四

紫色炸藥

絞

一個秋天，我剛從饑荒的陝西回到北平。對着這壯麗的城市，看到在這故都大城市中繁殖撫育安居樂業的人羣，心上卻保留了那饑荒區域的慘狀，哀樂印象在腦中糾纏，把我陷在啼笑皆非的苦悶情緒中。

第二天晚上，一位新婚的朋友邀我到他的新家去吃晚飯。被邀的五六個朋友，都是幾年不見的舊識，這時湊巧來到北平，得一機會聚在這新婚朋友的新家裏，大家都覺得非常高興。

『來，』主人充滿情愛的聲音叫着他的新婚太太，『我給你介紹介紹。』

這位美麗的太太，臉上寫着溫柔的靦腆的微笑，伸出軟滑白皙的小手，同我們輕輕地

握手。

我們學得斯文樣子來接受這種歡迎。

大家好像爲新婦的好看外表同從容態度弄迷了，誰都說不出話來，只是微笑着，心上羨慕這位做新郎的朋友。

新婦生長得實在標緻。鵝蛋臉龐，柳葉細眉，五官靈秀，皮膚白淨紅潤，高聳的胸部同苗條的腰身顯出勻容和諧的線索，烏髮之下那一對又亮又黑的眼睛更是說不出的叫人神往。

在大家滿着好奇的目光下，新婦顯然有點小小不安起來，她返過身向她丈夫說：

『你陪着去看看房子好麼？』

這嬌滴的聲音從我們中得到一致的贊成。

主人帶着我們從這間房穿到那間房，一面加上些輕鬆快樂的說明，這院子裏的房子便這樣全盤走到了。

這朋友的新家的確值得一看。同這城市裏每對新成家的青年人一樣，總是儘自己能力可以及到的限度把房子裝飾得精緻如像一個容納青年人愛情的小溫室。淡黃色的榆木桌椅，深紫色的硬木坑几，柔軟的沙發，牆角案頭又還稀稀地陳設着一些古磁瓶罐，青銅戈，玉璧，每樣東西都是用心思選擇來的；房子本身呢，牆壁上全是新糊的粉紙，幾條字畫，幾張風景片，點綴那新糊的牆壁；地上原先是方磚砌成的，這時卻蒙上一層蘆葦編成的蓆子，顏色像象牙一般，走上去滑滑溜溜；擦得透明的窗戶裏面透着淺藍的羅簾；支持走廊的柱子漆成朱紅顏色，襯着油綠的屋檐，更顯出鮮豔；又因為恰巧是秋天，院子裏除了兩棵結了累累果實的海棠之外，還有些茉莉、玉簪、金桂等花草。

主人從我們每個人口中得到許多讚美，很古怪，他並不顯出應該有的得意樣子。

晚飯後，主人把我們請到客廳坐下，留下他的美麗太太在飯廳吩咐底下人。

底下人端着一個福建漆茶盤進來，把一杯一杯的綠茶擺到我們面前。隨後又敬上紙煙。

我們就舒適地靠在沙發上喝茶吸煙。

有趣味的談話開始了，大家說着這幾年來每個人的行止，所遇見的有趣事情，目前的境況。於是微帶辛辣的煙氣同朝暢的笑聲便充滿了這精緻的客廳。

我心中的沉悶同煩躁卻沒有被笑聲解除，而且這類似奢侈同舒服的感受，使我覺得不大習慣，把盤據在我記憶中的那些枯黃憔悴、踏踏樹皮草根勉強支持日子的同胞們的面貌，更清楚生動地顯到眼前。

我靜默着，心裏想這新婚的朋友從前是那樣的青年，滿身都是要求改換現狀的革命熱情，怎麼這幾年不見，現在剛把家安頓下，就學着享樂起來？

『若是大家都能有這樣一個家——』我輕輕地插進談話。想了一想，下半句我吞了回去。心上則想着若是全國人都能够這樣過日子，那應該是個怎樣的快樂情形呢？

主人有點誤會我的意思了，那紅潤的臉上現出一種不自覺的微笑，他向着我說：

『啊，你是說我不應該把家弄得這麼華麗麼？在這個時候，我自己也覺得是不應該的。』

但是——」

『不是這個意思——』我打斷他的話。心上爲自己這種高興不起來的鬱悶脾氣，有些抱歉意思，我想尋個別的談話題目，但是驟然間找不出來。正在侷促不安的時候，我忽然看見懸在客廳正中壁上一個相框，那是一個人的半身相片，相框下面有一小束鮮花，用黑紗帶細巧地繫着，掛在那裏，我就問：

『這個相是誰的好像有點面熟。』

坐在沙發上的朋友們都把眼睛望到那相片。

『這是我——一個同志，一個勇敢的人。』主人莊重地說道，面上的輕鬆表情立時嚴肅起來。

『那束花呢？』另外一個朋友這樣問。

『紀念他的。』主人說。

『這麼年青的樣子就死了麼？』又一個朋友這樣問。

『是的，這麼年青就死了，』主人這樣答應道，『他很勇敢地死了。』

『怎麼死的？』一個朋友又問。

『爲我死的，死得很苦，可是很勇敢的。』主人又從容地望着我，那嚴肅的沉靜神氣好像生出一種力量壓迫到我的心上。他說道：

『你不是以爲我這家弄得近乎奢侈麼？這個並不是我的意思，是他的意思。』他手指着那懸着黑紗花束的相片說。

主人凝視着那相片，好像陷在複雜的回憶當中。

我們的眼睛也都望着那相片，大家全不做聲地望着。那是一張放大的十二寸相片，攝影師的技術並不怎樣高明，那上面只是平平地一個瘦削的臉面。

主人開始打破這客廳的寂靜，他面上很悽楚的樣子，說道：

『六年前，也是這樣一個秋天，我們有四五個同志住在這大城裏一個名叫沙灘的地方。那地方雖然稍許偏僻一點，但是因爲××大學就在附近，所以那一帶公寓很多我們幾

個人就分住在那些公寓裏。那些公寓平時全是同學生作生意的，常年地在門口貼着「有房分租」、「招待學員」等紅紙條子。每家公寓，在一個四合房的小院子裏，總有十間八間房子可以出租的。房子分爲北房、東房、西房、南房。因地方陽光所及多少不同，價錢也就不能一樣。頂賤的南房，連茶水在內，每月大約要三塊半錢房租；北房因爲冬天曬得着太陽，而且房子也往往高點大點，房租總在五塊左右。這些公寓裏自然不會有很好的房子，可是每月只要你花上那便宜的租錢，你就可以佔着一間。得到了那麼一間小房以後，每月交得出房租，那時任憑你在這間房裏用功讀書也好，唱戲打牌也好，成天睡覺也好，照一般規矩說來，你的行爲卻十分自由，不會有人干涉拘束。

『但是我們那時公寓裏的情形卻稍微有點不同。那時節，南方革命軍的發展非常迅速，那些打着五色旗子的軍閥們，爲革命消息所驚訝，心上都着了慌，前方的戰事既然很不順利，後方就得有小心防備的必要，所以對於這些公寓的住客，就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疏忽了。

「軍閥們的想像並沒有錯，因為北京這個地方大學生向來特別多，而在這多量的大學生當中，就有不少是革命分子。這些青年，對於革命有所憧憬，在一個新的祕密組織裏，很堅固的團結起來，等候機會的來到，一面有學校做他們的掩護，一面又很方便地混在普通青年當中，所以很難被人看出他們的真面目。」

「我們那時住在沙灘一帶公寓裏的幾個朋友，便是這些青年當中的一部份。那時我們在學校裏只有一個空洞的學籍，功課卻不常去上。在我們心裏蘊蓄的只是一腔對於推倒軍閥的革命熱情，在我們腦裏轉着的只是一些破壞工作的計畫。」

「我們爲了方便工作，減少危險，所以大家從不許住在一家公寓。每遇到有必需聚會的時候，因爲必需躲避那些常在公寓裏隨便出入的便衣偵探的耳目，我們總是把一張紅漆木桌，搬到房子中間，打着牌。在打牌時候，把所要商量或報告的事情拿出來。打牌是公寓最常見的消遣，並且因爲打了牌，房裏聚集了四五個人也是當然的事情。就在這種巧妙的遊戲方法中，我們卻做了不少十分嚴重的工作，居然沒有受到什麼嫌疑。」

『那時，我住在一家公寓的北房裏一間。小小的房，幾乎叫書桌、書架、牀舖擠得滿滿的。但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房中間擺着一張方桌，五六個人在打牌的時候，也並不覺得有擠不開的情形。這相片上的朋友，當時也是我房裏牌桌上一個牌腳，不用說，自然是一位同志了。』

『他那時住在西城一家公寓裏，但他日間卻很少在西城，他每天早晨到沙灘的公寓裏這家跑到那家。他是一個矮小的湖南人，說一口湖南腔，身體不好，面黃肌瘦，他那尖尖的小臉，額巴好像沒有長成就出世似的，大約因為小時候頭上長過疥癩，頭髮也長得不好，並且頭頂上還有幾片稀稀的地方好像禿了的樣子。』

『這位湖南同志的性情也同他相貌一般，並不怎麼受人歡迎。有時他性情暴躁，開口就像要同人打架，有時他又好像有意要奉承人，露着一排不整齊的黑牙齒癢笑着，像要討人歡喜，卻又總不怎麼作得十分得體。他愛插嘴說話，說話時候，白的唾沫飛濺着，叫人心煩。』

『他雖是我們當中頂有激烈樣子的一個人，但是不知爲了什麼原故，我們總有點懷

疑他的勇氣。遇到重要工作時，從不肯叫他去，有時候，連計畫都不讓他知道。在這種時候，一聽到他的短促腳步在院裏響，大家就丟個眼色，立刻把所談論的計畫收起，重新安排出一種賭徒神氣，當他踏進我的房門時，他聽見的便只是埋怨牌壞輸錢的聲音。

「啊，又聚了，怎麼沒通知我？」他又高興又埋怨地說道。

「小聲點，莫叫人家聽見了！你這個人！」

「誰告你我們是『聚』，不明明是打牌麼？」

「今天你可上不了場了，這兒正輸得一塌糊塗。」

「碰到這種時候，他所能得到的只是這樣幾句話。而且大家好像真的專心在玩牌，誰也不看他一眼。」

「他無聊地在牌桌旁邊看看，或是在書架上翻翻。這些人的樣子使他提不起興致，就好像沒有資格埋怨人，他覺得無趣，他就說：

「五個人這樣抽煙，這小房子在雲霧裏了。」

「是麼，不覺得呢。」每每有這樣一個冷冷的答應。

「告訴我，」他熱切地輕輕說，「有什麼消息麼？」

「有了自然告你的。」

「順天時報說是江西反攻得勁呢！」

「你信那個日本報紙的造謠？」

「日本鬼子的事我自然不信，但是——爲什麼這多天不接到命令來？」

「大家還是假裝全放在牌上，不理會他。」

「但是他總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計畫同消息全瞞住他一人不說的。有時推舉他去做一件工作，他一定在預定的期間前把工作做好，在報告時候，遇到人家獎勵他一句，就會感動得要哭樣子。好像人家重視他信任他就是他惟一的慰藉。」

「你真的信仰黨的主義麼？」有的同志看着他的脆弱性情的流露就會發出這樣的疑問。

「他立時紅了臉，勉強抑制自己，答道：

「你有權柄懷疑我？」

「但是你好像不是替黨做工作，像是替你朋友做工作，所以——」

「誰敢說我不是替黨做工作？」這個湖南同志就接住話，「一個人能够不要朋友麼？」

「那時候，因為生活關係，大家都窮得非凡。於是每個人尋點小事情弄些錢，也是迫切的事情。有的在報上登出待聘的小廣告，有的給人家補習功課，有的譯書賣稿。這位朋友，他恰好得找到了一個好機會，每星期在一個私立中學教幾點鐘數學。」

「於是有一天，正是剛放暑假時候，出我意外地這個湖南同志帶着一位年青活潑的女學生來到我的住處。」

「我給你介紹，這位是我的學生林小姐。」他又同那女學生說，「莫客氣，坐下。」

「但我不用很多時間，就看出他對這位小姐的口氣不完全像是師生之間的。從這點

就可證明

「他從來不修邊幅，這一天，他頭髮上擦了油，梳得有意地把那像禿的地方遮蓋着，臉上也刮得乾乾淨淨，身上的竹布大褂是新洗的，燙得平直，裏褂的領子同袖口都是白的，不像往時那樣油污，並且他腳上穿了一雙新皮鞋。」

「林小姐這個暑假剛畢業，想考××大學，我英文不行，你抽點功夫給他補習補習成不成？」

「我看看林小姐那種聰明秀氣的樣子，自然是很高興地答應了。」

「林小姐是新近加入的，」他湊近我耳邊輕輕地說，說後就微笑着，臉上現出得意的氣色。

「不幾天，大家全知道了這個湖南同志愛上這位林小姐了。」

「這並不是驚奇的事情，各人生活是那樣的乾枯，對於現狀是那樣的憎惡，而前面的希望又那樣渺茫，看到這樣一個天真美麗的小姐，怎能叫這位湖南同志不把一顆心寄托給

她呢？

『但是不幸得很，當我給林小姐補習了一個多月的英文，大家又知道了另外一個消息：林小姐自始就把這位湖南同志當個先生看待，她並沒有愛他，而他卻自己以為失戀了。並且還以為我奪了他的愛，他自己便把自己關在西城公寓裏，將茶壺茶杯以及凡是可能摔去的東西都摔得精光，桌子也踢翻了，書架也打倒了，整天在房裏發瘋，向空發誓，說是不再到沙灘來。』

『真是古怪的新聞！大家知道了這情形，是把這事情當笑料來講的。我呢，我只向他們表示一個要求：』

『「他的苦痛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看我面上，莫笑他成不成？」』

『「你自然得意囉，搶了人家的愛，又裝得同情人家。」』

『我沒有答理，卻給了那說話的同志一個巴掌。我當真就那麼打了。』

『我心裏非常難過，但難過卻無濟於事。我不能叫林小姐去愛這個面貌不揚的湖南』

同志，又不能叫她愛我，且並當時連叫我自己不愛她的能力也沒有。

『這時真的看不見這湖南同志的踪跡了。我懷念到他，想去看他，但又怕反而引起他的苦痛。

『偶爾有朋友來到我處，說起這個湖南同志如何儘量喝酒，如何在街上終日溜躑，如何起誓要用手槍打死我，聽到這種話，總像一杯苦酒灌進我耳朵一般。

『我把這一切的消息瞞着林小姐，因為她聽到的時候，除了擾亂她那平靜的天真心情，使她流淚外，沒有別的影響。我並且減少我們見面的次數，用信來傳達我們的情感。

『我們正在爲這個事情弄得糊糊塗塗，另外方面的情形，一天比一天更爲緊張起來。那時揚子江流域已被佔領了，前方軍事的失敗刺激起軍閥們對於革命黨的極端憎恨。北京這個地方的偵緝隊擴大了組織，對於黨人的搜索同緝捕，憲兵同警察聯合起來幫同工作了。前些時被捕的革命同志，還可以從審判上得到公平的處置，案情不重要的皆可以保住性命，這時節卻受不到那麼客氣待遇，人一捉去後，經過官方逼供的毒刑，多數皆

難作生存的打算。每天有同志被綁到天橋去，每天有同志走上絞臺。

『這種殘忍的殺戮，雖然激起一般人民對於當時革命的同情，雖然給予當時革命軍進展一種有利的環境，可是在身當其衝的我們，卻不感覺到這是怎麼輕鬆的一個問題。當一個同志在深夜時候跑到公寓的牌桌旁邊，喘着氣說：

『「老×同老×完了！」

『「什麼時候？」

『「今天早上。」

『「在那兒？」

『「憲兵司令部。」

『「怎樣的？」

『「槍斃的。」

『「那兒來消息？」

「X教授告我，他剛打電話問到的。」

「立時把牌放下，房裏靜得只聽到每個人的呼吸。好像每個人的心都落下深淵，手上發冷出汗，有的咬着下脣，有的眼中浮滿淚水。」

「分立在桌角的煤油燈的火光，似乎即刻黯淡了些，狼藉在桌上的骨牌每張上的花紋好像都變作那老X同老X的親切面孔。房裏的空氣可怕地陰森逼人。」

「就在這個時候，正是九月初上，我們得到一個嚴重的命令，說是要儘速鼓動平漢線的鐵路工人罷工，阻礙敵方的運輸工作。」

「第二天，一個落着潺潺秋雨的晚上，我們在X中學的校長室，假借開教務會議，召集了分散在四城公寓裏擔任工作的同志，討論進行這個工作的方法。」

「這位湖南同志也出席了。黯黯的電燈光下，他那憔悴的樣子叫人嚇怕。他好像臉上除了皮同骨頭外，已沒有什麼肌肉，故顯得他那沒血色的嘴更大，不整齊的牙齒更容易露出來。」

「我偷偷地望了他幾眼。想起人家說到他要打死我的話。但他沒有打死我，也沒有理會我，好像自始至終就沒有望我。雖然討論罷工組織的時候，他還用着那湖南腔申述他的意見，但很明顯地他變得不多說話，不說話的時候，他低着頭，好像就只有他一個人坐在這屋裏的樣子。」

「經過長久的討論，工作便分配定妥。在座的人每個都有一份工作，工作的地點同方式都不相同。散會時候，雨仍然落着沒停。爲了擔心引起胡同口站崗巡警的注意，大家出外時便分成若干組離開那個學校。」

「我同這個湖南同志恰巧在一組裏，我們在那個漆黑的胡同裏走着，上面是冰涼的兩點，下面是軟綿綿的污泥同積水，誰也沒有做聲。看到他那單薄的身子，在這秋雨裏的蹣跚步態，一股新鮮的悽楚湧上我的心頭。我同情他的遭遇。正在想找句合適的話來安慰這個孤零零的不幸的人，忽然聽到他的啞啞聲音，他好像自言語地在那裏說話：

「林小姐好麼？」

「那顫動的話語，散佈在這好像哭泣的漆黑胡同裏，幾乎使我審視，我說：

「她好，你怎麼沒到我那裏去玩？」

「他在前面照舊的蹣跚着，沒有答話。」

「林小姐已經考取了，她想見見你呢。」後半句是我造的假話。

「他也不理我。我疑心說不定他會返過身撲上來把我扼死在漆黑的胡同裏。但他仍然在我前面蹣跚走着。」

「走出胡同口，黯淡的街燈映着他那溼淋淋的頭髮同肩頭發亮。我鼓起勇氣問他說了一聲再見，他沒有做聲，我們分手了。」

「馬路旁邊的木板崗棚，裏面一個巡警縮着項頸，攏着手，靠着打盹。街上沒有行人，也沒有車，街燈照出一絲絲直垂的雨，又照得地上積水反映着微明的浮光。」

「半個月的時間在緊張驚悸過去。正是九月二十四那一夜，這日子一點不會記錯，十二點鐘時候，××大學的更聲照例響起來，我就躺上那木板的牀，靠在枕上看俄國屠格涅

夫處女地的英譯本。煤油燈的光線實在太壞了點，不久眼睛就發脹發澀。我把書放下，對着那釘在牆上的悲多芬相片發了一陣癡想，就熄了燈，鑽進了被窩去睡覺。

『但是我睡不着。許多事情好像都擠上心頭，聽見一只老鼠在書架底下咬嚼報紙，那嘶嘶的聲音愈聽愈討厭，我彎身牀沿，夾黑摸到一只鞋，便用力將這隻鞋向書架的左面擲去。老鼠果然嚇跑了。』

『但是我仍然睡不着。我紊亂地想着林小姐，想着工作，想着這位湖南同志。到後來覺得頭昏發熱，像是睡了，又像是還醒着。』

『在這種糊糊塗塗的狀態中，忽然我聽到有人拍公寓的門。我稍微醒過來一點，心上想公寓裏七八個住客當中，到這時才回來的，一定又是那個喜歡逛簪子的川籍學生。聽到伙計起來開門，又聽到龐雜的人聲。我吃了一驚，立時睜開眼睛，一眼看見院子裏的燈光映在我的窗紙上，幾個戴軍帽的人頭影子在窗紙上移動。』

『我的心通通地跳起來，我屏息地傾起耳聽。』

「院子裏有後跟帶鐵片的皮鞋聲音。又分別出問話的聲音。」

「這兒住的有姓張的嗎？」奉天的口音兇兇地問。

「沒有，有一個——」公寓掌櫃的河間府口音。

「有個貴州學生沒有？」

「噫，先前有過。」

「他媽的，我問你現在有沒有，」接着是「拍」的響聲，我知道掌櫃的挨了一個耳光了。

「有一位張先生，那兒人我可說不清。」我明白掌櫃的想爲我隱瞞。就聽到：

「住那間房？我們要查。」

「我已經赤腳站在房門邊了。」

「亂雜的腳步向我房間走來，掌櫃的聲音輕輕在房門外說：

「張先生，您起來開開門，他們要查。」

『我答應了一聲，把房門開開。』

『煤油燈的紅光同三支自來得的黑色槍口一起送到我眼裏。』

『一個大個子的憲兵一步踏進我房裏，跟着又進來三四個。我站着不動。先時聽到聲音，我心怔忡不定，這時明知已無法躲避，而且又明白他們從我房裏查不出什麼東西的，我便鎮靜地問：

『「要查麼，從那兒來的？」』

『「憲兵司令部，你姓什麼？」』

『因為書上同信札上都有名字，隱瞞不了，我就說我的姓名。』

『那個高個子的憲兵盤問我的籍貫同職業，我也照直說了。』

『這時掌櫃的也站在房門裏，手上舉着一只油燈。這個問話的憲兵聽到我的直爽答話，轉過身就又給那無辜的掌櫃結結實實一個巴掌。掌櫃的把頭略偏，一聲沒響，手裏的燈罩震了一下，幾乎滾下地。這出乎意外的巴掌，好像正打在我臉上，我驚了一跳。』

『這個威武的憲兵就叫另外一個同伴把槍口堵住我，叫我站到屋中角隅上去，又吩咐那些擠在房門口的同伴們進來。我的小屋立時擠滿了人。這些人便七手八腳開始翻動我的書架，抽屜，拖出放在牀下的皮箱同網籃，一起打開。

『書籍他們不很注意，所有的信件卻都被揀出堆到條桌上。經過一番搜查，第二步就是這些信的內容了。三五個人的手，把信一封一封地打開，雖然不讀出聲，我安靜地站在那房角，可知道他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着這些信。

『這些信，全是幾年來我的家信同普通朋友的信。另外用綠絲帶束着的林小姐新近給我的純粹情書。

『我站在房角，靜看那個身材粗大臉上長着酒刺的憲兵俯在桌上用心看信，他們是那樣用心仔細的看，我心裏笑他們傻氣，笑他們這樣愚笨地執行職務。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把要命的信件留在身邊麼。

『但我卻漸漸抖索起來。我不是因為嚇怕。這九月底的天氣，尤其是在這晚上兩三點

鐘的時候，光着腳穿着一層裏褂，真是叫人沒法不牙齒打戰。

「我要求准許我穿上衣服，

「時間已經過去不少，他們所看過的信還只是一小部份。那個臉上有酒刺的憲兵，好像有點不耐性了，他說：

「叫他過來。」語音是那麼緊促有力。

「我走近書桌。

「這信上末尾的『願你努力』怎麼講？」油膩的蒜味直衝進我鼻孔。

「這是一句寫信收尾的普通話同『順頌時祺』『恭祝進步』一樣意思。」

「他惡狠狠地望着我，一會，又繼續讀信。

「過了不久，大約是他看倦了，覺得這些信上尋不出結果，於是問他同伴說：

「對相片。」

「一個穿便衣的中年人，小小身材，戴着近視眼鏡，這時就擠到桌旁，坐到那個憲兵讓

給他的籐椅上，把一個綿紙包從容打開。這是一包相片，十二寸的團體相有兩三張，剩下的全是兩寸四寸的小相片。他把桌上的煤油燈移近一點，又吩咐掌櫃的從新把燈點着，高高舉起，照着我的臉龐。他開始把相片一張一張看過又看。我站在桌邊，也就得到一種方便，能够很清楚的欣賞那些相片。

『可憐的革命青年們，那大部份是登記時繳的相片。擔任工作的好像全都不是那個時候才入黨的，所以關於這些人有證據的相片不會在北京搜到。』

『忽然那個湊在便衣人旁邊一同對照相片的憲兵得意地叫道：

『「這個是他。」』

『那相片却不是我，不過面龐倒稍微有點仿佛像我罷了。我有點急了，我說：

『「決不是，請你再仔細對。」』

『幾對眼睛釘着我，又釘着那相片。好像他們分別不出來。我從旁細看那相片，我說：

『「請你們看那相片上的耳朵同我的一樣不？他是圓短的耳朵，我是長的。」』

「果然這幾個盡職務的人便從我的意見上，撤消了相片是我的意見。相片對完，那個高大的憲兵就問：

「你還有別的名字麼？」

「自然沒有，若有，你不查着了？」這是句假話。我有別的名字的，但我若不說這句假話，我立刻被綁走了。

「這時屋裏的空氣緩和下來，他們覺得查不出結果，手槍也收起了。我的心是平靜無事，並且私下在覺得這種出險好像是件得意的事情一般。

「我奇怪他們沒有預備要走的樣子，他們有的吸起嬰孩牌的紙烟，有的坐到我牀鋪上打呵欠，好像還有什麼等待。

「忽然門外有舊汽車停住的軋軋聲音。那聲音還沒有歇住，新的腳步聲轟轟在院裏響起。防守在房門口的幾個兵讓開一條空縫，另外一個粗矮的憲兵，捉小偷的神氣，一把倒抓着一個身材細小的人的領緣，把那個小人好像倒拖進來。

「就像一個鐵錘，雖然捶着我的心，我覺得喘不過氣，心也停了跳動。那被拖進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那位湖南同志！」

「他站立不穩地站在房門旁邊，一件斜紋布的藍夾袍胸前撕成兩片，半個臉上除了一條一條的紫紋外，就看不見皮膚的顏色，嘴角上的血結成乾疤。我望到他那雙下垂的手，那簡直已經不是人的手了！那手腫得像個銅錘，每只手指的尖端都是血，好像是不久之前指甲翻脫了的。」

「你認得這個人麼？」抓住他背脊的憲兵喝道。

「他一雙眼睛像火一般射着我，一動也不動，那對紫紅的眼珠好像要把我吞下去樣子。我覺得週身的毛孔都開了，血衝着我的心，我覺得好像飄飄渺渺地浮在空中一般。」

「全房都寂靜着，等待他的聲音。」

「我看不出他那雙眼睛裏發出來的是友誼還是仇恨，我像個死了的人站着受他的審判。」

「他不動，他釘着我。」

「一個有力的巴掌猛地打在他臉上，他身子搖動了一下，他的目光卻沒有動。」

「快說，認不認得？」

「他仍緊緊閉住口，他仍然那麼望到我。我覺得支持不住了，我好像要溶化在他目光裏。」

「漸漸的，漸漸的，他眼珠移動了。神祕地他把目光移到滿堆着信的桌上，恰巧那被打開的信封就散在案頭，他看見那些淺碧顏色的精緻信封了！好像煤油澆在火上，他臉上那麼震動了一下，他的目光就不動地燒在那信封的字蹟上！」

「他媽的，快說，你怎的？」那抓着他的兵，這次沒有賞他巴掌，卻好像要提起他身體地把他一推一搡。

「他目光仍然燒在那些信封上，他從容地搖搖頭，算是答覆那個發問的兇猛憲兵。」

「怎麼不認得？」那個憲兵不耐性地再問。

「他目光仍然死釘在那些信上。他更重重地搖搖頭，有音無聲地說：

「沒見過，一點不認得。」他接着好像自言自語地說「情書啊，也得有個安靜的華麗房子才配收藏呢！」

「那淒慘的語音像針一樣直刺進我的心。無論什麼時候都清楚地繞在我耳旁。當時那些急性的憲兵自然誰也不知道爲什麼這個將死的罪犯說這樣古怪話語。我呢，恨不得立刻跪在這個湖南同志的靈前痛哭一場，替他去死。

「出人不在意地那個憲兵，猛然又把這個曾經受盡我們奚落的湖南同志拖出房門了。那一剎間他目光從信封上，懸空地望了我一眼。我的心追去捕住那裏面的意思。

「外面靴靴的聲音又響了。那聲音像要撕碎我的神經。這深夜時候這城市正在酣睡當中，那戰慄呼救的聲音叫不醒它。那聲音漸漸遠了，淡了下去。一切皆安靜了。

「好像只有我的軀殼留在這小房裏。等到剩在房裏的兵士們叫我寫一張證明書，我才醒過來。

「證明書上要我證明在他們查我的期間中我並沒有丟了東西。拿到這張經我簽字的證明書後，幾個人皆同我微笑着，好像抱歉似的，就全體離開了我的房子。」

「我不自主地趕到院中，帶着點兒慙氣，詢問走在後面的一個憲兵：「剛才這個人怎麼着？」

「「絞吧？」這個兵回過頭冷淡地說道。」

「他們全走了，我呆立在院子裏，擡頭望去搜索天空，三五個星星隱約地在天頂上，淡白無光的月牙兒懸在西天，東方已經發白。」

紫色炸藥

當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裏，我們的敵人侵佔了熱河，戰事已移到長城一帶，在古北口南的密雲縣，發生了這樣一件悲壯的事情。

北平前門外一家電料行裏，有一個姓宋名仁的工匠，這人長得身材矮短，大眼睛，小尖嘴，瘦瘦的臉龐。平素穿着藍布短褂褲，短褂的前面密密地縫了十八個白色鈕扣。頭上戴着一頂鴨嘴洋帽，腳上套着一雙膠皮底鞋。

每當這個工匠敏捷地攀上電燈桿，給人家接線接燈的時候，他那靈活的手腳，使站在地上的同伴們往往把他比作一只野獼猴，於是給他起個外號叫作「宋猴子」。

這個工匠是密雲縣人，十五歲的時候，他家裏把他送到北京學手藝，他自己無選擇地在這家電料行當了三年學徒。過後他又在這家電料行做工匠，到這時，頭尾算起來他在這

電料行已經是缺了八年的工夫了。

八年的勤勞工作，得了老闆的信任，結識了同行中各家的工匠。老闆信任他的表示是給他每年二百四十元的工資，並且在去年冬天他回家娶親時候，准他預支了一年的工資外，並且還額外送他五十元做賀儀。結識同行的結果，是宋仁這個名字被大家忘記了，同行的工匠無一不在街頭巷尾提到他，稱他爲「宋猴子」，而且這宋猴子頗得人緣，工匠們沒有說過他一句壞話。

宋仁的家住在密雲縣城隍廟旁邊一條正街上。家裏幾間矮小的瓦房是祖遺的，在城外有十幾畝地也是祖遺的。家裏有祖父，父親，母親，哥哥，嫂嫂，一個三歲的姪兒。有一個姊姊，出閣已經多年。另外還有一個女人，這就是去年冬天才娶來的新娘子。

這些人，各有各的事情，父親是西大街某一家雜貨鋪的掌櫃，哥哥照管田園，母親帶着兩個兒媳婦，平時在家燒飯打雜，養豬餵馬，忙時也幫着他哥下地照應。老祖父整天無事，帶着孫子玩。

因爲北平離密雲只有一百六十里地，而且又有汽車路，電料行的老闆信任宋仁，歡喜他做事手腳又快又勤，所以特別待他好，每年冬天店裏清閒時候，總讓他回家去休息一個月。

每逢到這時候，宋仁就買些吃的用的零散東西，前前後後地縛在自行車上面，把車輪打足了氣，仔仔細細地戴好手套，把帽沿拉下遮蓋着兩隻耳朵，迎着西北風，出了地安門，沿着汽車路騎去。

這一年，到了三月初上，敵人已經佔據了熱河，我們的軍隊狼狽地由古北口喜峯口等處退入長城，後面的軍隊換防上去擋住敵人的氣燄，於是就沿長城一帶發生了激烈的戰事。沿着長城的十九縣全在敵人砲火之下，逃難到北平的人，男女老幼，一天比一天多。

宋仁每天注意小報上的戰事消息，這些時來他日夜惦念着他的家，有時就不免心慌意亂。

『宋猴子，你同誰開玩笑？把陰線接到陽線上，你會叫燈亮麼？』同伴的工匠們這樣笑他。

有時老闆叫他到後門外某條胡同某某號去接燈，他却跑到朝陽門外去。有時明明需用黑線，他把白線帶去。有時急性主顧們這麼瞪着眼睛責問他：

『我告訴你要配螺絲口的燈炮，你帶這隻釘口來幹什麼？誰有功夫來等你麻煩！』戰事繼續下去，遇到報上軍事消息壞了一點的時候，情形更要糟。

這被稱爲猴子的工匠，如今變成了一只笨豬了。他自己爲這情形生氣，但是他却沒法不惦記着他的家。

有一天，他又做錯了事情，一位主顧打電話來責問老闆，並且說了幾句不好聽的話，老闆給人道了歉，生氣把電話掛上，打發個小徒弟把宋仁叫來。

『像你這樣子，成天瞎幹，再過兩個月還有誰來照顧買賣，向來和竊的老闆，這時臉都氣青了，』……我待你可有差處，你到害起我來？你要再不好好幹，滾你的。』

宋仁面紅耳赤起來，羞慚難過的情緒在他心上打轉。他說道：

『我不是有意的……戰事……××鬼打到我們縣裏了，我急着家裏……我想不出辦法……』

從來不會空想的老闊這時忽然了解這青年工匠的心情，立時堆下笑容，安慰地說道：

『這……儘早不說不錯，不錯，你家在密雲。那××鬼子可不講理……這麼辦，你回去看看，若不好就帶着老小來北平避一避。』

這老闊於是替宋仁計算全家住在北平每月的開銷，並且這樣說：

『來了再看，反正是暫時的，錢不夠我想法先借你。』

好像立時全家得到安全的樣子，宋仁立時心上輕鬆了，他歡喜得帶着眼淚發笑，同事們看見這情形也都高興起來。

這一夜，宋仁輾轉反側睡不着，他想到全家搬到北平的安全，家裏的人，一個個面貌在他眼前轉動着，他盼望趕緊天亮，好趕路回去。

在古北口一帶，我們勇敢的兵士有七八萬人。七八萬個衛國的兵士因為器械的缺欠，就決心用肉來擋住敵人無數尊強烈的大砲。爲了死守一道防線，我們的兵士是一批一批毀滅在敵人砲火之下也不肯後退，這情形支持了幾乎兩個月，我們的死傷自然很是嚴重，但是敵人所到無阻的氣餒可消滅完了。敵人覺得這種僵持是他們的極端不利，最後的辦法於是決心轟炸後方城鎮，使一切運輸全斷，迫得我們的兵士非後退不可。

敵人用十六架轟炸機飛臨古北口後方的密雲縣，在這毫無防空設備的縣城上，投下無數個重炸彈，全縣城的居民在清晨睡夢未醒中受到這不人道的襲擊，一切都紊亂了。當天晚上，敵人果然衝破我們正面的防線，侵入縣城。但到第二日清晨，我們後面生力軍趕上來，聯合着左右兩翼，又用機關槍手榴彈同血與肉把敵人趕回去，克復縣城，恢復古北口南天門一帶的防線。

雷宋仁用了全力，使自行車每鐘點在不平的道路大約能走三十里的速度趕到密雲

縣城的時候，這縣城已經不像是縣城了。這工匠沒有功夫去觀察那種種的變更，他沒遇到阻攔地一氣就趕到他的家門。

門是開着。走進院子，屋頂已經沒有了，好像剛剛拆塌一般。一面跑着，這工匠大聲叫着爺爺爸爸，沒有人聲應他，他腿發軟，一顆心咚咚地像要跳出他腔外。

他趕到那已經沒有房頂的屋裏，站在磚瓦、泥土、木頭的上面，看見一只小手壓在一塊磚頭底下，這是他小姪兒的手。他翻開那塊磚頭，小手的斷接處的血還沒有乾。

眼前好像天塌地覆一般，像一只瘋了的野獸，這工匠驟然爬在這磚瓦、泥土、木料當中，手脚戰慄地翻着，他尋出來他父親、母親、哥哥、嫂嫂每個人的一只腳，一只手，或者半截身段，或者一個稀爛的頭顱……

他儘力這樣翻着，把尋到的血和肉集放在一處，他的手指已經被木料磚瓦刺破磨破，但是他不知道他手上有湧出鮮血的破口，因為他的手早已被灰土中尋出來的零碎肉塊上濕淋淋的血染紅了。

他想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忘記了一切，他好像覺得這場倒的屋，這些零碎的血肉全是不相干的東西，這是做夢，他父母等人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此時正在說話發笑。但他又感覺到這是在他家裏……又知道這全是他家裏人的血和肉……

所有的磚瓦、木料、泥土，他全翻遍了，但他仍然無意識地發狠翻着。忽然他把散在旁邊的血肉一塊一塊地拿着，好像是要把它接砌起來（實際上是砌不完整的！）但他又沒有這樣做。

他仰起頭來望望那一部份倒掛下來還未塌到地的房頂，他那一雙血紅的眼睛直釘着他的新發見……他父親半截上身側臥在那房頂上，瞪着眼睛，從那稀稀鬍子下張着嘴，露着牙齒，……

這工匠又把眼睛轉到別處，那未倒的牆上還懸着他娶親時人家送的喜聯，他忽然想起他女人是住在後院的房子……他連爬帶跪地滾到後院，後院的三間屋倒是完整如故。在院當中，他祖父養金魚的瓦缸裏還有三尾金魚在水面上吸浮沫。

他祖父的臥房是後院的東廂房，那房子也還是好的。一角斜陽安靜地射在那牆頭上。這工匠扶着金魚缸站立起來，他一眼看見他祖父胸口的衣服上染了一片烏紫的血，那銀白色的長鬚鬚的尖端也變了色。這屍身仰天躺在入門的階沿上，一只腳還放在階上。他趕過去伏在這屍身上，緊緊地抱着……

走進那完整的三間屋，桌椅櫈子全翻倒在地上，他一步闖進他的臥房……

一個全裸的女人仰天躺在坑上，頭倒懸在坑沿邊，頭髮散亂直懸到地，嘴裏同鼻裏的血沿着嘴角同鼻溝流滿了面龐。

他走近坑沿凝視着。

這是他的女人！那雪白的肌膚染在血泊當中……半邊胸部已經被削平，肚上有長的刀口，腸子露出一段，另一部分被刀刺成稀爛樣子……

這是敵人的飛機同半日佔領的結果。

這一切，好像在這工匠的頭腦裏擁擠不下，黑暗遮住他的眼睛……他不自覺地倒在

地上。

這季素被稱爲猴子的工匠，在那荒涼的城中走着，他什麼時候從那赤裸的屍身旁邊醒的，誰也不知道。這時，若果有北平的同伴頂面碰見他，也不會認得他的：這強烈的刺激不僅使他的頭腦失了活動，而且也改變了他的外表。一雙血紅的眼睛隱藏在一頭亂蓬蓬的頭髮之下，眼眶那麼深陷下去，那薄薄的嘴唇已經沒有紅色，面貌是青白的，行動時的腳步好像醉鬼的一般，兩手失主地垂着，滿身是灰土。

一只小手，父親的頭顱，祖父的血色，女人的肚腸，這些景象儘在他眼前逼真地打轉。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喂，老鄉……』一個聲音從背後追着叫這工匠。

他沒有理會到。

『喂，站住，老鄉！』

他還是聽不見，這時一只手已經抓住他背脊上的衣服。這工匠從容地轉過身。

『呵！……』那趕上來用手抓住這工匠的兵士這樣驚嘆着。

這兵士是一個連長。他帶着一連兵隱藏在鼓樓下的地窖裏看管軍火等東西。自從那天敵人轟炸這縣城之後，原有的居民全數逃避了，剩下幾個不肯逃走的老年人，也不會出來在街上走。所以街道上總也看不見一個人影的。

這連長看見宋仁一雙眼睛，立時鬆了手，心上的疑慮打消，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宋仁無言無語地痴望着那身高背闊的兵士。

『怎麼……毀了麼？』兵士這樣問。

『……』這可憐的工匠點點頭又搖搖頭。

眼裏浮出淚水的，不是這工匠，却是那兵士。

『那兒啊？』

『城隍廟西街，』宋仁動了動嘴唇，那聲音啞得幾乎聽不到。

『那一帶週圍全完了，』這連長搖搖頭說，『敵人以為指揮部設在城隍廟，可是他們才沒有炸着指揮部呢。』

連長沒有勇氣問宋仁到底受到怎樣的損失，可是他心中估計到這無辜的老百姓一定够瞧了。一種同情心使他跟着宋仁並肩走去。

從這連長的口中，宋仁知道了那天清晨被轟炸的情形，知道我們克復這縣城的經過，而且知道此時前線已在九松山一帶，離城有三四十里地了。

『敵人飛機這兩天還來麼？』宋仁慢慢恢復心神，用着啞啞的聲音這樣問。

『昨天沒來，今天早上來了四架，隨便拋了幾個炸彈，老百姓全逃了，白炸呢。』這連長接着告訴宋仁這城裏人民既然逃空，總指揮部雖然還在城中，可是另外只有幾連兵，敵機來時無論如何偵查不到要炸的目標的。

『所以這時候在這城裏可算安全了，』連長這麼說，又想到那天敵機來臨的光景，『我們若是有防空設備，敵機怎敢在屋頂上隨便打圈，老百姓也不會炸得這樣慘，你……』

連長還沒有說完，一個『慘』字忽然觸醒了宋仁的靈魂，如像夏天風暴一般，淚珠從那血紅的眼眶裏射出來，悲傷的感情恢復了，宋仁的心好像落在滾油裏，他使勁捶着心口，號啕大哭起來。他靠到街旁，用拳頭打牆，把臉碰在牆上。

這一條長街上只有這兩個人。店鋪的門像元旦清晨那麼緊閉着，住戶的門也都是全閉着的，有的還用一兩塊大石條欄住門限。曾經中了炸彈的屋宇把磚瓦木料倒塌在街心也無人過問。

宋仁的哭聲好像沒有止境似的，這出其不意的感情爆發使得連長一點主意都沒有了。他手足無所措地湊近宋仁的身旁，自己咬着嘴唇，也一陣一陣心酸。

這可憐的工匠的聲音更啞得不成樣子了。連長忽然想起身上帶着的熱水瓶。他拔開塞子，送到宋仁的嘴旁邊。

『喝口水，老鄉，別傷心了。』他很小心地說着。

在那一陣風暴般的感情爆發之後，宋仁更是輾得不成樣子。連長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可憐的工匠弄到他所在的地窖裏過了一夜。

第二日的上午連長閒着無事，這兩個人就攀上城牆溜躑。

五月的陽光很溫暖地照着大地。他們在城牆上更是一目了然地看見這城裏被炸的情形，那荒涼的樣子明白地擺在他目前。他們坐到箭洞的凹處，看看城裏的屋頂，又看看遠處的山。

連長伸手遙指着城北的一帶遠山，說道：

『你看那第二層山裏面的那個山谷，那是我們的正面防線。那些山谷裏面，我們有七八萬弟兄們守在那兒同敵人拼命。他們爲了國家民族，棄了父母妻子，全願在那荒野的山谷裏流血，死亡……』

『爲了國家民族……』宋仁好像領悟到這裏面的意義。

『流血，並不是可怕的事情；死亡，也不是悲傷的事情。』連長的面上露出一種莊嚴的

表情，『我們這民族自古來受了多少次敵人的侵犯，每一次都有我們的祖先去流血死亡，所以才保住我們這民族的存在……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們有什麼不甘心呢！你也許不知道，當一個人知道了他的血可以滋養整個的民族，他個人的生命的失去可以保障整個民族生命的存在，那時死亡在他才是一件光榮有價值的事情呢！』

連長更是奮興起來，他回過手指着那近處間被炸塌的屋，繼續說道：

『我們的老百姓有什麼過錯？誰來毀滅他們的呢？誰給他們這樣災難？這眼前的慘狀就是敵人的成績，我們若不用血和肉來擋住敵人，擊退敵人，這災難會降臨全國的村鎮……』他又指着那城牆下空場上的黃土堆，『你看那一壘一壘的臨時墳堆，那是我們的勇敢長官的，在反攻那一天他們身先士卒地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這時是多麼心滿意足地安眠着！在反攻的那一天，我們弟兄們死傷下來的有一萬多，一萬多個弟兄們的生命奪回這幾十里的疆土，爲了誰？爲了我們子孫萬世好延綿地生活在這片疆土上啊……』

連長擡起頭來望着青天，雙手張開舉起來，眼中浮着淚珠地懇求道：

『老爺！那一天才叫我上前線！』

宋仁好像着了迷一般，這時他用啞啞的聲音這樣問道：

『像我這樣的人，國家民族也用得着我的血同生命麼？』

連長瞪住眼睛望着這工匠，伸過手來緊緊捏住他的肩膀，感動地說道：

『只要是我們民族的一分子，我們這民族就需要他的血和肉，尤其在這敵人深入的時候！』

一種微笑忽然浮上這工匠的面上。

宋仁連着在那連長的地窖默了幾天，兩個人自然而然地結為好朋友，這工匠從連長的口中得來新的知識，又從連長的同情心裏得到慰藉。他家庭的慘狀仍然時刻在他眼前，但是那份悲傷却變為憤怒了。『爲什麼還要難過呢？』連長有時這樣說，『七八萬個弟兄都願意死在前面那排山上，我們就死不得麼？』

有時宋仁一個人去到城門洞下看躺在滿地的傷兵，有的瀉血過多，面色慘白不省人

事了，有的手上或脚上紮着白布帶着輕傷的，宋仁就每每這樣同他們開始談天：

『老鄉，府上那兒？』

『山東。』

『第幾軍？』

『十七軍。』

『傷得重麼？』

『他娘，炸爛一只手，你看。』

這工匠就把眼睛凝視着那被白布紮成一團的手，白布的最外層還印出血跡。

『唉，』工匠不自止地這樣嘆氣。

『沒有什麼，還有一只手呢！好了再上去幹！』

那個傷兵一定會帶着希望的笑容這麼說。

『好了再上去幹，』這愉快的聲音便留在宋仁的耳旁打轉，提醒了他自己。

這幾天，因為我們的軍隊支持得住前面敵軍，先前逃往了的居民又漸漸回進城一些。於是城裏就發現有漢奸的行動。

一個下午，正當這工匠同連長在城牆上坐着談天，聽前線隆隆的砲聲的時候，一個年輕的排長急急地跑上城牆，立正在連長的面前，喘着氣，說道：

『報告連長，總部有命令下來。』

連長立刻站起來跑回地窖。

當天晚上，在十字街口一眼水井旁，一只軍用手提燈的黃色光線照着三四個人在工作着。

『若不是命令早到一天，也許明天這城裏人全死了，』連長的聲音。

『不是命令上說下午就槍斃了兩個麼？』宋仁把一股電線接上電瓶，又招呼那另外兩個工作的兵士道：『小心，電通了啊！有了這電網，那些鬼若來投毒藥才好呢。』

『還有井麼？』當他們在回去的路上，連長問宋仁。

『沒有錯，就這十四口井。你想那兩個之外還有沒抓着的麼？』

『誰知道。這些小子拿了幾個錢就來害祖國，真氣人。』連長使勁吐了一口吐沫。

『我們怎麼就沒有人去害敵人的呢？』

連長覺得無話可說。

那隻手提燈一晃一晃地把他們腿的影子映到街旁的牆上，那放大的影子也張開又又一動一動地往前移去。默默地走着，宋仁想到小孩時候有時晚上打着燈籠照他祖父上街的情境，不由得眼淚沿着他的鼻溝滾下來。

第二日，天剛一點濛濛亮，總部的命令又下來了。說是探聽到敵人因爲久攻不下，焦急萬分，又準備在這幾天內來炸後方縣城，命令上叫連長更得特別小心保護軍火地窖，關於居民方面，總部已經出告示叫人民準備了。

『又要來炸麼……』宋仁臉色變得青白地說道。

連長嘆了口氣。

這一天宋仁忽然地關心到各種炸彈的用法。連長一件一件地都詳細指點給他聽。
『敵人的飛機場在那裏？』這對朋友坐在地窖的旁邊一片空地上吃晚飯時，宋仁忽然這樣問。

『臨時飛機場聽說是在口外六七十里一個地方。問他幹什麼？』

『沒有什麼，』宋仁立刻把話頭轉到別的事情上，很顯然地是要隱藏一件心事。

這天晚上宋仁在稻草堆裏翻來覆去，在連長的鼾聲當中，一個新的計畫在他心中輪轉着。……連長清晨醒來的時候，看見宋仁沒在他旁邊，他以為這工匠是去解手了。他揉揉眼睛坐起來，覺得一張紙塞在他胸前的衣袋口上。他拿到地窖的入口處，湊着晨光，看見那紙上面寫着：

『老哥若能回到北平，請到弟兄裏說一聲，說弟暫且不回北平。老哥待弟好處，弟永遠記着。』

小弟宋仁字

大約半個月以後，全國的報紙上載着這樣一個消息：說是古北口外敵人的飛機場在某夜失火，損失了十幾架飛機，起火原因不明，但是因為是周圍燒起來，而且又都是氣油引火的，所以顯然是有人縱火，敵軍首腦部爲此事極形震怒，但再度轟炸我軍後方的計畫暫時取消了。

再過兩天，忽然又傳來更是驚人的消息，說是承德敵軍首腦部正在集會審問飛機場大尉的時候，有一個飛機場電氣工人，闖入自首，口稱他是中華民國歸順敵人的漢奸，飛機場失慎是他的過錯。敵軍首腦正在驚疑之際，這工人忽然叫着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用力滾倒地上，頓時強烈的爆炸轟然響起，這工人同敵軍的首腦部就在剎那之間，同歸於盡。事後推測，一定是這工人竊取飛機場所備之紫色炸藥繫於胸腰之間之勇敢行爲，敵軍軍事首腦竟未提防，而蒙極大之損失云云。

紫色炸藥

五二

俘 虜

當希望像晚霞一般漸漸失了光彩的時候，逃走的計畫全都失敗了，我們渴望自由的心却一刻一刻地格外強烈起來。那時節，我們就像七隻關在押裏的野獸一樣，儘在那四壁空空的小屋裏走來走去。

七個同伴當中，最使我注意的是他。他是那麼年輕，那麼在絕望中也不失去高興的心情的一個孩子。他抱了一個天真的光明的希望從那遠處的都市裏一個學校來到我們當中，幾個月饑寒困苦同危險都沒有減退他的快樂心情，也沒有消滅他那天真的希望。

現在，我們爲了子彈完盡被敵人俘來關在這荒涼的小堡裏，而且我們逃走的計畫又都完全失敗的時候，我們六個人全都點心裏着慌起來，他呢，他却仍然用他那一幅伶俐的口齒，同那天真的笑容來溫暖我們。

他的嘴從不停止活動，不是吹哨一些歌曲的調子，就是尋些話來同我們說。當最惡劣

的心情佔有了我們的時侯，他哈哈笑起來，他說：

『我敢打賭我們一定不久就有救的，』爲了證明他的話，他引出從前他從書上看見的一個故事，就是十個勇敢的戰士，被敵人俘去，敵人的槍口正描準這十個人的時侯，忽然，救兵來了，敵人倉皇退走，這十個勇士沒有受到一點損害地得救了。他接着說：

『並且現在的國際法，不准傷害俘虜的。』

我們似乎都無心聽他那些光明的話語。我常常心裏這樣說：

『多天真可愛的一個孩子！我們是爲了家破人亡才來反抗這些敵人，他呢？』

是的，他呢？爲什麼他丟了他的書本投到我們當中，在這些深山叢林冰天雪地裏受這些苦呢？

他湊着那從外面反鎖着的門縫看着，他做個手勢叫我也去看。他說：

『換了兩只守門狗了哩！』

我從門縫裏看見兩個崗位在那裏脚步重重地走來走去，頭縮在外套的皮頭裏，挾着

槍，攏着手，好像怕凍死的神。我說：

『換了又怎樣？』

『看看啊，也許比剛才那兩個勁小呢。』

我忍不住笑起來，他怎麼知道剛才那兩個敵人的力氣呢？而且我們的手沒有法子抓到那挾在肩窩下的槍，有力氣同沒有力氣又有什麼關係？

一絲絲的刺骨寒風從那門縫裏吹進來，我的眼睛辣了，我離開了門縫，牙齒曼曼打戰。『冷麼？』他問。

『怎麼不冷？』我覺得嘴唇都有點凍僵了。

『我不冷。』他說。

這明明是說謊。在這樣天氣，即使有厚的羊皮也不定能把寒氣擋住，而我們身上的棉衣自由地讓冷風透進來，像穿着一層薄紗一樣。

我的身體的確是凍僵了，但是我的心却特別活躍起來，我想到家裏的田園，想到家裏

的人，像小孩子想媽地想着祖國。

我看見他匍到牆角，用手指挖着泥土，我走近他，我說：

『算了吧，凍得像石頭一樣，憑指頭那能挖得動！』

『也許成，再試試。』他說了就把嘴湊到地上呵氣。

我又忍不住笑起來，縮着頸子坐在地上的幾個同伴也笑。

『孩子，別傻了。我們還是試試窗戶吧。』

這屋裏只有一個大約有一尺見方的小窗戶，那窗戶上面沒有玻璃，也沒有木板，却叫四根鐵條牢固地攔住。這四根鐵條幾天來耗費了我們七個人不少腕力，但它動也沒動一下。

這時他聽到我的話，便站來向我睜一睜眼睛。於是我們四只手就攀住那小窗上的一根鐵條。不久，我們的力量用盡了，他的臉上漲得紫紅，我也喘着氣，那鐵條一動也不動。

我們放了手，這失敗並不增加我的憂愁，因為這已經不止是第十次的失敗了。

我們臉碰臉地擠着從這小窗外望。外面是陰沉沉的天，天底下躺着一片積雪的平原，很遠很遠地有一層山嶺。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一堆房屋，屋上飄揚着一面敵人的旗子。偶爾有灰色的載重汽車在平原上來往。

他忽然加重聲音地說：

『看那旗子，白布上畫那樣死板的一個圓團，多麼礙眼。』

我眼睛雖然也望着那敵人的標幟，我却沒有做聲。經過了一陣沈默，他又說：

『現在它雖是得勢，你看它那麼得意地擺着那幅死板面孔，但是它終久不會壓服我們的。永不會！你說是不是？』

『嗯，當然。』我說。

『我若咬得着它，我把它嚼了咽下去。』他真的咬着牙齒這樣說。

『但是我們可咬不着了。』

『不一定，但總有一天我們的弟兄們會的。』

這孩子的光明希望打動我的心，可是我却想不出話來回答他。他又說：

『過了那遠遠的一層山，不就是我們的防線麼？』

『是的，那山上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在那邊。』

『他們怎麼不打過來呢？』

『準備着呀，準備好了，就會打過來的。』

『要準備得長久麼？』

『自然的。總會不放鬆每一分鐘的準備吧！』

『長久，我想我們一定看得見那一天的。』

『也許，終久有一天準備好了就會打過來的。』

他高興起來了。他天真的臉上露出希望的歡樂笑容，他吹着哨，用腳踏着拍子。

過了一會，他告訴大家，說他編了一首歌，他把那歌詞說給我們聽，叫我們用在隊伍裏

每天早操時唱的調子唱。我們於是跟着他這樣唱起來：

『準備，準備！』

大家一齊！

收我們的失土，

救我們的人民！』

『準備，準備！』

大家一齊！

報我們的深仇，

雪我們的恥辱！』

大家唱着，反覆地唱着，心裏暖和起來，凍得灰白的臉也熱了。

唱到後來，希望中得到的快樂使他眼中浮出淚水，他叫我們一起牽着手，連成一個圓

圈，一面打圈一面唱，像小學生做遊戲時那樣。我們唱，我們跳，絕望使我們重新得到兒時的那種狂熱的心情，想到我們陷在這種嚴重命運裏的人，竟會唱出這樣高興的聲音，我們應該笑我們這份愚氣，但是我們沒有笑，沒有人會笑我們的吧，我們認真的唱。

在我們的瘋狂當中，那反鎖着的門忽然開了。守衛的那兩個敵人懼怯地嘩喇把槍機一攀，平排地站在門檻把槍口對着我們。另外一個帶點小鬍子的敵人，慢慢地好像提心吊膽的樣子走進來，這個敵人的目光射到四壁空空的牆角，又射到我們的臉上。

『不准吵唱！』這個敵人竟會笨拙地說出中國話。

當門開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唱了，我們等待新的事情；沒有知道是我們的歡樂聲音招惱了他們。

我們這位年青的同伴猛然地跳到那個留蓄着小鬍子的敵人面前，挺直腰，瞪着眼睛說：

『礙得着你們麼？』他又反過頭來像下命令似的向我們說：

『唱，唱我們的。』接着他那清脆嗓子就高高地唱起來。

我們其餘六個同伴還沒來得及和上去，一個有力的巴掌已經落在這位年青同伴的臉上了。他反過身伸手就抓，但那個長點小鬍子的敵人已經走出門檻，「通」一聲門關上了。他的頭誤碰在門上。

他靠着門站在那裏，臉上的天真消失了，他眼睛發猷，冒出火光。從他緊咬的牙縫當中，衝出這樣一個聲音：

『狗！』

這點小小的侮辱使我們全都沉靜下來，我們的歡樂被它衝散了，我們有的攀着小窗向外看，有的坐在泥地上。我們恢復到我們的幻想裏去，我們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們這時來想想的。

應當是下午的時候了吧？這陰雪的天色，叫我們怎能分別出時間呢？遠處嗚唧唧的號聲送到我們耳裏，一定是敵人吃飯的時候了。

外面的風也漸漸大起來。這死氣沉沉的小屋裏寒冷加濃了。我們都有點抖索起來。我提議我們大家擠到一起，好暖和一點。大家就擠到一個牆角，背靠背地坐着。

惟有他，他靠着門站着不動。我叫他，他沒有答理。我心想：

『可憐的孩子，一個巴掌算得了什麼呢？你就忘不了麼？這份天真！』

我們方才對於時間的猜度果然沒有猜錯，外面的鎖響了，門闌下來，一個矮小的敵人提了一筐飯走進來，這個敵人把飯筐往地上一擺，就伸手到嘴邊呵氣，他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地向門走去。走到門旁邊，我們那位站在那兒不動的青年同伴忽然擋住這個敵人的出路，一手抓到他的衣領，一個巴掌響響地打在他臉上。青年同伴說：

『還給你吧！狗！』

我們吃了一驚地站起來。這個挨打的敵人叫起來，像只狗那樣地叫着。外面那兩個守衛的敵人，趕忙把槍口對準門洞，嘴裏吹起鉛哨。

好像是發生了嚴重的變動，外面有沉重亂雜的步聲，有喊叫的聲音。十來個敵人擁進

來，七手八腳把他拖出門外，門關上了。

槍托打着骨頭的亂雜聲音送到我們耳裏，我的心強烈地跳着，血沸騰起來。我們擠在門縫看，他們像打死蛇一般地用槍托亂打我們的青年同伴。這孩子攤在地上，槍托亂紛紛地落在他頭上，背上，腰上。

我們喊叫起來，用肩去衝門。

當那些狗的力氣完盡的時候，門開了，他們把他扔進來。他攤在地上，已經不像個人樣了。

我們六個人把他從容地放平。我從身上的襯衣撕下一塊布，包紮着他額前那湧出鮮血的傷痕。但他醒不過來。一個同伴伸手到鐵柵窗洞外，在窗台上抓了一把雪，放到他的頭頂。

我們對着他，想法子使他恢復知覺。大家都不說話，屏息着，只有淚珠落到衣服上的微弱聲音。

他漸漸地醒過來。他睜開那爲血迷住的眼睛，他要水喝。我們把雪放到他嘴裏。他重復閉起眼睛像睡去的樣子。但他沒有睡去，他呻吟着。

我們爲他心碎了。一個兄弟脫下身上的棉襖，從容地蓋到他身上。這個弟兄一聲不響地走到屋角，蹲下來，緊緊抱着自己的膝脛。

天已經黑下來，小窗洞裏透進平原白雪的映光。風更大了，不斷的呼呼響着，好像無數個聲音在那裏號啕，我們圍着這個青年同伴坐着，我們週身凍得像冰一樣，連舌頭好像也凍僵了。只有那顆心是越發火熱起，在這刺骨的寒氣裏，我只覺得它的跳動。

就這樣地我們在這嚴寒當中又度過一夜。

晨曦的青白光線從小窗洞射進來，照着這個青年同伴的臉上。我凝視着他，那塊紮在他額上的布已經全成紫色，流在他耳朵裏的血結成凍子。他的臉色同撒了一層爐灰的雪一般。

『孩子，怎麼樣？』我俯下去問他。

好像費了很大力量，我的聲音才達到他耳裏，他輕輕地說：

『不要愁我，我會好的。』

『渴嗎？』

他沒有做聲。我站起來，走到窗洞下，伸手抓了一把雪，我把雪放進他嘴裏。雪化了，變做血水從嘴角流出來。

我凝視着他。我用我凍得麻木的手指按住他的脈，那脈微弱的跳動着。

他知道我在按他的脈，他把遲鈍的目光移到那，只被我按着脈的手上。忽然他問：

『誰的棉襖？』

我指着那蹲在牆角的黑影。

『要不要，趕緊給他穿上。』他微微地皺起眉頭說道。

『已經蓋了一夜了哩！』我說。

『怎麼成呢，聽我話，還給他穿上。』他的眼角滾下兩粒透明的淚珠。

我沒有答理。

『求你啊。』他懇切地說。

我只得從他。我把那棉衣拿起來，叫着那蹲在牆角的兄弟。我連叫了幾聲，這個兄弟沒有做聲。他仍然縮在那裏把臉貼在膝蓋上一動也不動，好像熟睡的樣子。我走去推他，我說：

『嗨，醒醒呀。』

我的天老爺，這個同伴凍僵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麼一個人活活的就會凍僵呢！我叫起來。大家全聚到這個兄弟的旁邊，把他放到我俯耳到他的胸口，那胸口同石頭一樣。

『不成了麼？』一個同伴問。

我說不出話來，我掀起衣服，又從襪衣上撕下一塊布，蓋到他的臉上。

大家全懂得了。熱淚在我們冰冷的臉上像泉水般湧出來。

我重新把那個兄弟的棉衣蓋到年青同伴的身上。顯然的，這個年青同伴不知道我們

當中剛才所發生的事情。他睜開一線眼睛，他說：

『怎麼，還不聽我話？』

『他不要再穿。魂回祖國去了』

『什麼？』

我點點頭，眼淚像一串珠一般落到那件棉襖上。

這個青年同伴嘩嘩地哭起來。他要爬起來去摸摸那個同伴，我拉住他不叫他動。他忽然停住哭，他問我：

『真的他們準備妥當就會打過來麼？』

『真的。』

『他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只顧自己搗亂麼？』

『不會。』

『他們會明白不再把敵人當做朋友，做着於敵人有好處的事情麼？』

『當然明白的。』

我就這樣地用着堅信的話語答覆他這些從天真希望中生出來的疑慮。我自己的確從心的深處是這樣堅信着的，絕對的絕望同苦痛的遭遇使我這樣堅信起來，只有從這樣堅信中我們才能得到慰藉，才能支持我們自己的生慾。一個有生活的自由的人，「生命」這個實體在他是感覺不到的，在我們這些沒有生還祖國希望的人，那份還到祖國的慾望却更爲強烈起來，而且祖國的可愛慈容，現在真實地顯在我們面前，我們信仰她，像嬰兒信仰母親那樣地信仰她。

我守在他旁邊，望着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眶，望着他那血污的灰白臉龐悲痛蠶食着我的心，像甲蟲吃水果一般，一口一口地慢慢咬着。他繼續呻吟了。

『好點麼？』我問。

『覺得有點浮起來。』他嘴唇顫動地說。

『血流多了，靜靜就好。』

『浮得很厲害。兄弟們，我們來唱。』他睜開一線眼睛望到我說。

我們就唱起昨日他編的那首歌。悲戚的情緒纏着我們的心，嚴寒凍僵我們的四肢。我們起始低低地唱着，到後來，我們儘情唱起來。我們的歌聲震散寒冷的空氣，生出火苗來，我們的希望烘烘地又被燃着了。漸漸地我們忘了一切，忘了我們是失了自由的人，忘了我們的生命抓在敵人手裏，我們溶化在歌聲裏。祖國啊，我們想着祖國也在微笑着傾聽我們的歌聲。

驟然地我在歌聲中聽到沉重的呼呼聲。這個青年同伴在抽氣了，他眼睛睜開來，翻上去，露出白眼珠。我們五個立時停住唱，集在他面前。一個同伴拿着他的手。

『怎麼，有話麼？』這個同伴問。

他聽不見了，他眼簾從容地落下來。我把耳朵湊到他胸口。我辨不出那裏面有沒有跳動這個天真的同伴，他跟着那個面上蓋了破布的兄弟回祖國去了。

七個同伴只剩下我們五個。我們五個同那躺着的兩個一般地不再做聲。

仍然是一個陰天。遠處嗚嗚的號聲告訴我敵人起身了。我不自主地攀着窗洞鐵柵望外看。清晨的霧氣還是佈滿天地，在那灰白的霧中，我看到敵人那面豎在屋頂上的旗子，我看到那遠遠的還未睡醒的層山，我看到雪蓋着的平原。

在那白色的平原上，有幾處露出隱隱的黑點，像烏鴉散在地上尋食樣子。那是敵人把我們被俘的兄弟們，像栽樹似的活埋在地下，露在地面上的半截腳幹。

父與子

他已是將近六十歲的人。短小的身材，蒼白的鬚髮，深刻的皺紋網着他的臉面，像古瓷上的裂紋。他的皮膚黯黯的，黃黃的，像古瓷顏色；並且那肌肉上的遲緩表情，也彷彿與古瓷相類。

他姓周，名字叫做福成。他是我們公寓裏的伙計。

幾年前，當我在一個冬天住進這家公寓的時候，公寓的掌櫃打發他爲我搬行李書箱進房。我看見那沉重書箱壓在他的肩頭上，他腳不穩地走着，那沒有氣力的樣子使我心上不高興起來。我幫着他把書箱放到牆角，他直起腰來，深深地喘着氣，重重地咳嗽。帶痰咳嗽的聲音使我皺起眉頭。我說：

『就你一個伙計麼？』

『瞧，先生。』他勉強止住咳嗽這樣說。

『那怎麼成，你……』我覺得讓這樣一個老態龍鍾的伙計來服侍我，那怎麼受得了。我想說：『我不住了，給我搬出去。』

他舉起一雙爲黃絲遮滿沒有光彩的眼睛望着我，恐懼與求憐的神情從那眼睛裏流露出來，他苦苦地說：

『我還有勁。前兩天招涼咳嗽把我弄輾了。兩天就好。這兒住着十來位先生，就我一個。人服侍，沒有勁那能辦得了？』他猶疑地接着說：『先生，別向掌櫃提。』

從他的表情同那膽怯的聲音裏，我忽然理會到他的苦情而且覺得有點同情起來。我說：

『好吧，沒什麼。』

於是他很細心地爲我把東西打開，將書架、牀鋪、書桌，全佈置好，他那佈置房間內行的手脚同那份故意想叫人明白他的能幹的神情，觸動了我，我說：

『你倒是個老伙計呢，這兒歇幾年？』

『五六年了，找個吃飯睡覺的地方也不容易呵。這兒有幾位先生嫌我老，掌櫃的有意要……』

『木——要緊，你說。』

聽到我這安慰的話語，出我意料外，他更顯得悲苦了，頓時那眼睛中溼潤起來，他搖搖頭，啞啞地說：

『不易啊不易，也祇有托先生們的福哩。』

人同人之間的厭惡與同情，本來是沒有憑據的，見面的一剎那造成一個印象之後，再變更也就頗不容易了。我繼續在那公寓住着，伙計老周的缺點反而束縛了我的情感。當我看見天色還是朦朧的時候，院中已有老周掃地的聲音，夾雜着那沈重的咳嗽聲音，我睡在溫暖的被中，常常把思想集中在這個老年人身上，想到他的年紀，他的體力，他的心境，以及這公寓十幾間房子裏的打掃收拾，茶水，買零散東西，做飯，炒菜，一切的事情全壓在他的身上，從最早的早晨到更深的夜午，沒有一會休息，手足不停地動着，一直動到全公寓的人都

上牀睡覺的時候，他纔鑽到他那間小小的黑房間裏去。而且他提心吊膽地怕丟了這份職業……

當這種時候，我在這個老人的生活上體驗到生的甘苦，這體驗使我對他生出一種無名的感情並且引起我願意多同他說話的願望。

於是有一天，正午時候，這公寓裏有個年青的學生住客爲了飯菜不合口的原故，把盤子碗筷摔在房門口，對着老周跳足大罵，好像要同這伙計拼命的樣子。我坐在房裏忍不住，氣得心口冰涼，我走到那個學生的房門口，踐在那破碎的碗盤同油湯米飯上，我說：

『老周，你到我屋裏去。』我又沒有理由向那個青年說：『你別兇，小子你再不講理我揍你。』

面無人色的老周，失了魂魄似的退出來向我房門走去。我的眼睛瞪着那個青年沒有動。這青年穿着瘦腰、細袖、肥褲腿的西服，牆上貼着些裸體畫片，屋裏的佈置頗算得整齊講究。受到我的威脅，這小子傻望着我，張口結舌活像一只草公鷄。

我見他輾服了，就回到自己房間。

老周站在我的桌旁，悽切的淚水掛在他面上，他說：

『費心。先生們使使性子也沒什麼，掌櫃的若知道可壞了。』

我用了種種的話語壯他的膽，安慰他。但他爲什麼這樣怕丟了這事情，我簡直有點不明白，我問：

『你沒有家麼？』

『那兒有呢？光緒二十六年毀了我，若不然我也好過日子了，像我們窮人有個家不容易啊，毀了那能再有？』

於是這老人深深地嘆氣，把那過去的不幸說給我聽。他說他年青時候，他在海甸開了一間小小的雜貨店，日子也還過得不缺油鹽柴米，但是莫名其妙地在庚子那年洋兵到了，一把火把那條街燒得乾乾淨淨。深夜裏他抱着一個剛滿週歲的孩子跑了出來，他的女人因爲不捨得櫃裏那點現錢，冒着煙火重復衝進去，房頂塌了，女人卻沒見出來。他抱着那哇

哇啼哭的孩子，眼看火苗吞了他血汗所成的財產，吞了能幫他做一切事情的女人。他當時以為是做夢，但是等他夢醒時候，他的雜貨店，他的女人，已經變成灰燼了。他逃難，世上屬於他的祇有那個一事不知的孩子。餵糕餵水，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養大了。他悽然當中含着得意的心說：

『先生，您不知道我養活這孩子吃過多少的苦哩，誰也不知道的。』他那淚濕的臉上露出笑容。

『這孩子現在呢？』

『大了，比您還大。』他憨笑着。

『在那兒？』

『在西北軍裏當差，駐防河南。』

『什麼職份？』

『上士。西北軍苦，沒有錢。』老周似乎又驕傲又抱怨地說。

『是的，再升就是尉官，到了尉官總可以養你做老太爺了。』

這句話像一杯酒澆在他心上，他高興了他說：

『我那配？孩子還沒有成家呢。』他又說：『我倒也苦慣了，不敢想那份福。孩子到是好孩子，老也惦着我。祇要他前頭有指望，他忘不了我，就算我沒有白吃苦養大他，我也滿够』。

從那裏起，老周就常常到我房裏談天。這個老人的遭遇我既全部明瞭，對於他的行動同情緒我也更加了解了。他維持這份職業，就可以減少他兒子的擔負同遙遠的惦念。一切操作勞苦，全因想到他兒子而變為輕鬆的事情，生活給與他算不清的苦楚，他兒子卻將快樂來溫暖他的心窩。

於是我看出來在他同這公寓裏這十幾個年青的學生住客之間，他暗地裏用一個父親的心來關懷到這些與他身份不同的少爺們。他特別細心服侍那些晚間在房裏用功的住客。茶呵，水呵，他都不待叫喚地給他們端去。但遇到那幾個終日吃喝唱吵打麻將的住客

叫喚茶水時候，他不是裝得聽不見，就是等走到房門口才答應一聲。或者存心是要害那些青年在花天酒地當中多費點噪勁。有時候，他看見那些青年胡鬧得不像樣子，他提着一把水壺，走到我房裏，悄悄地說：

「您聽，那幾位先生對得住爹娘麼？白白的洋錢，客來儘他們花，省下塊錢給兒子唸書，不是容易的事啊，是嗎？我心裏真看不過眼。」

「不僅他們爹娘給花錢，國家爲每個大學生一年還得花費千兒八百呢。」我說：

「所以嘍，不是更得好好唸書麼？」

「老周，你兒子也唸過書麼？」我無意地問道。

「您別見笑，好容易上過兩年蒙館，總算識字了。我吃了不識字的苦，兒子總算成了。」提到他兒子，他總是立刻高興起來。他兒子不像那些花天酒地的青年，他兒子是個努力往好裏走的好孩子。他怎能不高興。

過年時候，學校全放了假，公寓的住客在家的時候多了，客人來往的次數也多了，而且

又加上生爐弄煤的這一份事，老周更是忙得不停，整天在院子裏跑得沒有個歇，氣汗水像一顆一顆小珍珠結凍在他的鬍鬚上。煙呵，風呵，使他眼淚鼻涕老也擦不清。但是他精神卻好起來。原故是有一個晚上他拿着一封信並且還拿着一個包裹，脚步輕爽地走進我的房子。他滿面笑容地說：

『孩子給我捎東西來了，求你把信唸我聽。』

我也陪着他高興。打開信，信上說過年時候到了，他兒子時常想着他，寄來一只火腿，請他過年時候買點酒吃吃，並且說隊伍裏生活還好，操練頗勤，雖是關不着什麼餉，但是吃得飽穿得暖，人是很好的，一點病痛都沒有，叫他不要記念等等話語。信後又附了一句，說，年底一定可以發一次餉，那時當寄上數元。我一句一句唸着。包裹已經拆開了，他從我口中聽到他兒子對他的孝順聲音，無聲無息的歡悅淚珠一顆顆地滾落在他胸前那只火腿上。他不能再說話了，他融解在快樂當中。

他求我爲他代寫個信給他兒子，說他這半年身體非常好，連咳嗽的老毛病也不發了，

又說東西已收到，他快樂得很，他叫兒子過年時候也吃點好東西，他這裏並不缺少錢用，關餉是難得的事情，千萬不要寄錢，留着自己用好了。又問他兒子今年手脚可曾凍氣，若是凍了，不要忘記用蘿蔔切開烤熱了燙……我一句一句地把這老人充滿了愛的笨拙話語寫到紙上，我感動了，若不是抑制住自己，我會把淚珠落在信紙上。信寫好了。

在這種奮興的情緒當中，他像抱孩子地抱着那只火腿，手中拿着信，走回他那漆黑的
小房裏去。我想像得出那浸在愛裏的火腿，經他那枯燥裂縫的手掛到那小房的壁上，會像
電燈一樣，在他眼前發着光明。我對自己說：

『生命是多麼奇異的事啊！』

新年到了，他兒子果然寄了一封掛號信來。老周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我爲他把信讀完，並告他如何纔可以拿那張匯票到郵局去換取五塊洋錢。

第二日洋錢取來了。他把那錢一塊一塊遞給我，接連着說：

『孩子寄來的呢，多壞，他不聽我話。』

我看着他的情緒，看着他把那錢翻來覆去在手掌上捏着摩着，又看着他好像把那貨幣看成充滿情愛的紀念物而包起來塞進包肚裏去。我幾乎覺得這個老人是世上第一個幸福的人了。

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我住在這公寓沒有移動。每年我都爲伙計老周唸幾封信，每年也爲他寫幾封覆信。每次的信都給他帶來許久也溶化不盡的快樂，他那個做着上士的兒子是他的太陽，溫暖他的心，給他消滅這份生活的苦。

這些信除了每封必說生活情形以及惦念的話語外，有的說軍隊駐防地點的變更，有的說長官如何向他們訓話，叫他們如何衛國護民。那幾年，中原一帶發生過兩次內戰。每次戰後他兒子就有一封平安信寄來。第二次戰後的信上說，作戰時候更是時刻想着父親，這樣的戰事是又苦又沒有意義。誰同誰有仇？爲什麼自己打自己？弟兄們打死打爛沒人問，老百姓村莊洗了也沒人管，這總算不得是衛國護民，……可是命令下來不打也不成，機關槍在後面逼着幹……

他問我內戰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了他。他不得不關心他的兒子，因而厭惡自己打自己這回事。他覆信叫他兒子退伍，並且把我的話也寫在信上，如果他兒子回來，我可以想法子給他找個小事情。

但是他兒子回信說，軍隊當兵是沒有退伍的自由。又說作戰並不十分可怕，地那麼大，人那麼小，一個沒有眼睛的子彈怎麼那麼巧就剛剛碰到自己身上？何況戰事已完，更是平安無事了。

『還是叫他不要幹，叫他回來吧。我真有點老了！假若他有個差錯，我……』老周嗓子硬了說不下去。

我了解他。他兒子有個差錯，他也就不用再活了。但是我爲他解釋，我說：

『你兒子信上說的對，退伍是不能隨自己情願的。若不幹祇有逃，可是逃兵抓着聽說死罪呢。』

老周真是老淚縱橫，勸解不開。最後我說：

『不會再有內戰了。大家都討厭內戰，那能還有內戰。』

『真的麼？那可好了。』他將信將疑地說。

我的話總算說中了，果然接連着兩年沒有內戰發生。（或者可以說內戰是發生過的，祇是老周的兒子隊伍沒有捲入旋渦。）但是外患可來了。

九一八日本佔了東三省之後，又在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的元旦攻下了山海關。一種奇異的心理使平津的人恐慌起來，政府也似乎覺得敵人這種得寸進尺的野心太令人家難堪，非下決心來抵抗一下不成。於是後防的軍隊一批一批地調遣到平津之北的長城區域做起防禦的陣勢。

在這華北的軍隊整個往前移動當中，老周兒子所屬的軍隊也遵依命令移駐到通縣。那個上士寫來一封平安信，說是在通縣一切情形都好，不過住不幾天就還得往前開，開到什麼地方去不知道，也許要到熱河去的。

老周沒有閒情來問到外患不外患，他兒子駐防的地點離他才有四十里路，這種近在

身邊的感覺使他衰老的心窩燃燒起一種少年的情緒，見到我的面他就笑着說：

『通縣吶，眼看才四十里地呢！』他笑着，面上每根皺紋都笑着。

我也陪着他笑，在我心頭卻湧上悽酸的滋味。

老周職務上的煩瑣事情這時好像變成一種遊戲了。他輕輕爽爽地爲住客倒茶倒水，獨自在廚房裏預備飯菜的時候，他那衰老的嗓音低低地哼着梆子腔。

他早晨從東西牌樓買菜回來，他爲我打臉水。他說：

『菜市上有從通縣來的賣菜的，他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別提多好，也不住民房，也不害老百姓，買東西問好價錢再拿，一個制錢也不少給。哎喲，人多着呢，整天萋萋吶吶磨刀開口，見着老百姓都是笑着臉，一點不狠……』

我坐在牀上聽老周把這些高興的消息說完。他臉上充滿了得意的笑容。人家誇獎那個軍隊，不就是誇獎老周的兒子？不就是誇獎老周自己麼？

但是命運好像覺得這些快樂還不够醉倒這可醉的老人似的，於是一個下午，老周的

兒子來到公寓裏了。

面對着這個七八年沒有見面的兒子的笑容，親耳聽見這個朝夕在心上的兒子的聲音，老周變得像一個小孩子，老周抑制不住他的感情，老周手足無所措了。

老周把他兒子挨房地介紹給每位住客，老周說不了別的話，只是說：

『這是我的孩子！這是我的孩子！』

在我房裏，老周把我詳細地介紹給他兒子，他說了許多令我面赤的話語。最後老周向他兒子說：

『你該給先生磕個頭才對呢。』

我一把攔住這個可愛的兵士。我說：

『沒的事，沒的事。能够耽幾天？』

『明天一早回去，特別掛號來的。後天就要開蘆縣。』

這一對父子始終不肯坐下來，所以我也祇得站着同他們說話。這兵士的身材比他父

親高出一個頭，飽滿的胸脯，直挺挺的腰幹，堅決的眼睛，紅紅的雙頰，臉龐的骨格像他父親一個樣子，雖然是三十多歲的人，看來那飽滿的精神卻令人相信他祇是二十左右的青年。我站在他面前，我覺得我脆弱得不成樣子。我喜歡他，好像他是我早已熟悉的人，是我的老朋友一般。從他那強壯的體魄我看見都市生活所奪去我的康健，從他那炯炯有光的眼睛裏我看見我所缺少的樸質。我問他軍隊裏的情形，我們談到國事，我問他軍隊裏對於這外患的感覺，他很有秩序地同我談天，他說：

『兄弟們氣死了！憑什麼白白把東三省給人拿去？這樣子養兵幹什麼？這時候敵人又要拿熱河了，我們中國有多大地方，够敵人這樣拿？我們軍長告奮勇要去熱河，聽說湯玉麟不讓去。現在說先開到三河蘆縣一帶再看。祇要有機會，弟兄們非跟敵人拚了不成。』他接着述說敵人種種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事情。

老周看見他兒子長篇大論地同我談天，他笑得眼縫都合起來。天下沒有再比像老周這樣的父親還相信兒子的話的人了。老周從兒子嘴裏得識外患以及敵人的行動，他的血

一定是同他兒子的一樣地跳起來了，因為他居然也插進我們的談話，他說：

『是啊，爲什麼不打就跑？××鬼才不是玩意兒，庚子那年……』他把那時的情形做手做腳地說着。

但是這一切的氣憤卻不減少這父子的歡悅心情，父親的眼睛盯着兒子，兒子的眼睛盯着父親，彼此笑着，話語說不出的情愛在他們目光裏泛濫着。

黃昏到了，經我硬硬的邀勸，而且我爲老周在掌櫃處請了一會兒假，我請這對父子一同去東安市場東來順吃涮羊肉。

坐在那便宜的鬧熱飯館裏，也許是老周覺得這時他是個上館子的客人，而且是自然有堂倌來聽他使喚的了，因此不再像在我房裏那樣拘束。我們先要了爲下酒用的醬臄，魚凍，拼盤，脆肚等菜，又燙了半斤白乾。吃着談着。後來火鍋端來了，紫紅色的羊肉片擺滿一桌。我們拿起筷子夾着羊肉放到火鍋裏去燙，老周把燙熟了的肉浸在他兒子爲他調好的芝麻醬、蝦油、醬醋的作料裏吃着，他在滿意當中嘆起氣來，他說：

『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沒有吃過瀾鍋了！』他用筷頭指着他兒子，接着說：『他做過歲那天請客也是吃的瀾鍋的。他媽抱着他，他祇長了上下四個門牙，他可也吃了一片肉呢。果然吃壞了，鬧起肚子來，怎麼哄着也是吵，我同他媽整夜抱着他在屋裏走。』

從前的快樂同苦痛現在目前了。這老人一句一句地說着，嗓子硬了，眼淚滾下來。他兒子停下筷，眼睛也澀了，他咬着嘴唇，他說：

『爹，你怎麼啦？』輕輕的溫和語氣。

『我，我，』老人忍不住抽泣起來，『我又高興又難過呢。我高興啊！』
我處在為難當中，我說：

『吃，吃，吃，肉老了。』

老周笑着把眼睛擦乾，爲他兒子夾了一大筷肉，笑着說：

『快吃吧，別糟塌了。硬了我吃不動，牙也不成了。』

這兵士聽見他父親牙齒不行，立刻詳細地問他父親的康健情形。他說：

『爹，你別再做事了，歇歇吧。』

『歇着也是歇着啊，公寓事也不多，吃住都不用費心。先生又照應着我，祇要你前頭有指望，還怕沒有日子歇？』

第二天早上我起身時，老周的兒子已經回通縣隊伍了。老周眼睛紅紅地進來爲我打臉水，我說：

『又怎麼啦？』

『沒什麼，昨宵我們爺兒倆在屋裏說了一宵話，眼睛倒痛起來。』說着，他偏過頭去，我看見他新鮮的眼淚又流下來。

他兒子從通縣開到蘆縣去了。老周雖然照例忙着公寓的雜事，可是他人卻變了。他成爲一個痛恨敵人的人。他喜歡同先生們打聽外患這回事，而且關心到如何才可打走敵人。

有時早上老周去東單牌樓菜市買菜，回來時候，他顯得興奮樣子，他說：

『咳，氣死人，氣死人！天天早上××鬼在東單牌樓那片草場上練兵，耀武揚威的樣子。』

真叫人家眼裏冒火！」

他做手做脚地比畫那些敵人如何練習打旗語，衝鋒，射擊，搬弄機關槍。他說得有聲有色，白的唾沫從他那亂草般的鬍子裏飛出來。

怪不得老周這樣激昂的！那些穿着黃呢制服，戴着紅緞領章的是他兒子的敵人吶！在這種時候，老周的憤慨不會在語言之中表示完盡的，他回到廚房做飯炒菜，他切菜時候狠地使勁切，當我聽見菜刀砍在刀板上連續的聲音，我微笑起來，我心裏想：

「情感多麼盛旺的一個老頭子啊！」

又有一天的早上，老周走進我房間，帶着老英雄的氣概同我說：

「您不是告訴我要打倒××鬼，必定要我們不買賣××貨麼？好小子，今天可讓我揍了一個。九號房裏的先生叫我去給他買水菓，菓局的小子告我：「買點香蕉吧，又大又賤。」我說：「怎麼又大又賤？」他輕輕說：「××的。」我說：「哦，××的，我看看。」那小子以爲我真要買呢，他從裏面拖出一大筐，五十斤也不止啊，一把一把又大又肥的香蕉。我說：「好

小子，什麼時候，你還賣××貨？叫我一下把那筐子打翻了，撒得滿地都是香蕉。他想，我破開嗓子一頓罵，門口圍了好些人來看熱鬧，大家都喝彩叫揍，小子這一下可癩了，哈哈，癩得像個王八似的。」

他接着得意地嘩嘩大笑，笑得咳嗽起來。我說：

『好，算你有能耐！』

他走出房門時，還自言自語地說：

『那有的事？前面同××鬼打着仗，後面還替××鬼銷貨。好不要臉！』

天氣漸漸轉暖，雖然也還冷，可不像臘月那樣寒風刺骨。停留在院裏的積雪在陽光底下，也慢慢溶化了。院子裏的老槐樹上，雖還沒有看見抽芽，春的氣息卻已經充滿這個公寓。但是這個春天爲我們帶來的是頂壞的消息。三月初上，整整七日功夫，一個到處天險的熱河教敵人佔去了！這個消息驚動了全國，也驚動了我們這小小的公寓。每天早上住客們三番五次地打發老周去胡同口外買各種新聞報紙。在我看報紙的時候，他悄悄地站到

我的桌旁，他說：

『怎麼啦，先生？』

『壞透了！熱河丟了啊。』

『怎麼辦呢？』

『守長城啊。你孩子的防線眼看就要同敵人碰頭了。』

『那倒好，他們不會那麼不中用的。』老周堅決無疑地說。

『那一定，他們若再擋不住，北平也就完了。』

於是每天我看早報同看晚報的時候，這個老人都抽空到我房中打聽一兩句消息。他顯得更興奮起來，他覺得他兒子這時候正在爲國家出力，他覺得兒子的光榮就是他的光榮。他一心一意地相信他兒子所屬的隊伍一定會把敵人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卻從不想到他兒子有沒有危險。我好幾次都把話語湧上喉嚨口，想問問他如果他兒子爲國犧牲了他將怎麼樣，但我爲什麼要提醒這個可憐的老人這種恐怖呢？也許這個生活在他兒子生命

裏的老人，早已受到這種恐怖的了，不過他不願說出口罷了。

我的猜想不算完全錯誤，因為老周盼信的念頭殷切起來。他托我代他寫個信寄到縣去，過了一個星期，原信退了回來，上面貼着郵局的條子，說是那個軍隊已經開走無從投遞。他拿着那封信，猶疑的樣子站在我面前，默望着。我說：

『一定是開走了，開到喜峯口去。作戰時候那有功夫寫信，你等着吧，戰事完了一定會有平安信來的。』

他遲疑了一會，無聲無息地走出我房間。

等信信不來。一種掛念漸漸有分量地壓到這個老人心上。有時他坐在廚房裏發呆，有時住客叫他聽不見，等住客在廚房尋見他的時候，就罵他爲聾子。他恢復到老人那種不愛說話的脾氣了。人家罵他聾子他也不加辯駁的。

過了白天是黑夜，過了黑夜是白天，在掛念與盼信的心情當中，日子過得多麼慢啊，今天望到明天，明天又望到明天，好容易望到五月二十三那天早上，我們幾個住客正站在院

中槐樹底下，翹起頭來看頭頂上幾架塗着紅日標幟的飛機。那嗡嗡的機器聲音使我們心都抖動起來，那平穩地低低地在頭頂上飛來飛去的光景把人的血都氣得沸騰了。

大家都屏息着把目光跟隨那幾架飛機。老周忽然問道：

『怎麼不打啦？那麼低，要打準揍下一兩架！』

有一個會解嘲的住客就說：

『哈哈，今天饒了小鬼子吧。』接着又說：『說是黃郛同他們商量好的。我不管，讓我來打。』

於是這個逗趣的青年伸直手，比着空中的飛機，嘴裏嘟嘟略略，摸倣前幾天早上敵人飛機來時這城市裏高射機關槍開火的聲音。

大家苦笑起來。

正在這時候，郵差走進院子，把一封信遞給老周。這個老人的臉立刻紅起來，他來不及地把我請到我房中，他顫動地說：

『果然，信來了！』他把信交給我，又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

『哎呀，我的孩子呀，差點沒把我想死呢！』

我拿着那封信，我呼吸急促，我的心跳起來。

信皮上不是他兒子的筆蹟！

我拆開信，我的心飄飄搖搖地沉下去了。我把手擱在桌上，制止住手指的戰慄。我偷偷地瞞了老周一眼，這個可憐的老人多少天來臉上積存的那點憂鬱氣色全都消散，滿面的皺紋好像都舒展開來。

在他兒子來到公寓的那天，我曾看見他也是這副神情。

信是那個可愛上士的一個隊伍裏朋友寫來的。

我又瞟着老周一眼，這個可憐的老人已經從苦的生活中快樂起來，我何必要摧毀他那點寶貴的心境呢。

於是對着那悲慘的信紙，我這樣說：

『你孩子信上說，三月間喜峯口作戰，殺死敵人不少，這邊的弟兄們也損失了大半，不過，』我看見這老人的眼睛似乎明亮一些地望着我，我接着說，『不過你孩子卻一點沒有受傷。』老人的鬍鬚顫動着，歡悅的眼淚從他眼角滾下來，我又說：『你孩子說，現在因爲長城陣線決定放棄，而且政府同敵人也就要議和了，所以日內就要開到宣化一帶去。在開拔期間不能再寫信，叫你不要記念呢！』

我嗓子發硬地假笑着。

在眼淚當中，老周也笑了。他說：

『還叫我不記念呢，不念着他我活着還有什麼啊？』

我把信裝進信封，交還他，他脚步輕爽地走出我的房間。

不一會，小嗓子低低地哼着椰子腔的聲音從廚房裏飄揚出來，充滿整個公寓。

酒鞋(註一)

雖然是到了初冬，沙沙的雨却還像秋天那麼落着。在北平東長安街路旁的槐樹林裏，大麻哥坐在一顆稀稀的樹葉下躲雨。這雨像個寡婦的眼淚，流着，流着，老也沒個停。當那樹林底下另外幾個也在躲雨的行人，漸漸有點等不耐性的時候有的就提高嗓子喊叫洋車，並且這樣說：

『鬼天，停一停等我走回家再下不成麼？』

但是大麻哥却不像那幾個行人那麼着急，第一個原故就是大麻哥是個沒有家的人。他很閒暇地靠着樹根坐着，儘管用好奇的眼光望着那幾個站在樹底下的人，他又把目光移到落在地上那些溼漉漉濺着泥土的黃葉。這時大麻哥如果有幅詩人的頭腦，他一定把那幾個站着的人比做樹上的葉子，自己呢，當然是落在泥漿裏的黃葉了。

雨仍然是落着，天上仍然是布着厚厚的灰色雨雲。這時樹林裏躲雨的又添了三個人。

兩個是挾着書包的青年學生，另外是一個抱着晚報的賣報孩子。那兩個學生拍拍身上的雨水，踏去鞋上的污泥。那個賣報的孩子看到樹下站着幾個人，就趁機做起買賣來，嚷着：

『晚報哇，十九路軍獨立的消息，晚報哇，張學良回國的消息。』

那些躲雨躲得無聊的人，有的就掏出銅子買了晚報。

從那個賣晚報孩子嘴裏嚷出來的消息，似乎很有分量地沉到大麻哥的心上。大麻哥直起身，用着一雙膝蓋移動到一個正在看晚報的人底下。他那不平常的動作，引起那兩個學生的注意，一個說：

『啊，你看，一個沒有腳的討飯的。』

『這麼年青沒了腳，算不定是做土匪叫人拿着砍了的。』另一個應着。

這兩句話不幸全都落到大麻哥耳裏，他停下移近那看晚報的人的動作，他瞪着眼睛向着那兩個青年叫：

『你爹才是土匪呢！』接着一串野話從他嘴裏衝出來，他嗓子帶點啞，可是沈着而有

力氣。

這是一點不能怪大麻哥生氣的。大麻哥沒有做過土匪，而且他的脚也並不是被人捉着用刀砍去的。大麻哥曾經是個兵，一個很好的兵。幾個月前，在古北口南天門一帶的山坡上，大麻哥在壕溝裏不吃不睡地拼了兩個晝夜，最後，一個炮彈從敵人的陣線上飛到他的旁邊，他的同伴把他從灰土中拖出來，他已經沒知沒覺。他醒過來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已經在北平一個後防醫院裏。他躺在一牀木板上，他覺得下半個身子非常抽痛，他好像被綁在牀板上一般，一點也轉動不了。在他旁邊平排的木牀的列上，也躺着一些人，有的熟睡樣子，有的叫爺叫娘。有些穿白布長袍，蒙着嘴的人在他們牀旁來來往往地走着。

大麻哥是個硬漢子，他咬着牙熬住那不停的抽痛，痛倦了他就閉起眼睛睡，睡醒了再痛。當一個穿白長袍的人看完了他旁邊牀上的人，走到他牀前的時候，他掀動發乾發燥的嘴唇，他問道：

『先生，我怎麼着？』

『不要怕，養些日子就會好的。』那個穿白袍的先生接着平常說話聲音那樣說，『你的腳爛了，已經鋸掉。』

大麻哥當下也沒有理會到什麼嚴重的打擊，他擡起頭望望自己的腳，那地方被白紗布裹得像兩只小綿羊，紮在兩塊硬蹣蹣的東西上面。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天氣也一天一天轉暖了。大麻哥在那木板牀上醒了睡，睡了醒，他旁邊那排列牀上，每天有人離牀，每天有新的人擡來替補空缺。大麻哥精神漸漸好起來，有時他就坐起來找些話同鄰近他舖位的人說說，但是那些人只顧睡着不醒，或是只顧哼着叫痛，很少答應他的聲音的。於是大麻哥漸漸有點不耐煩了。

有一天，穿白袍子的人走來把他的腳包打開，仔仔細細給他看過，於是囑咐另外兩個穿白袍子的人把兩長條牛皮紮到他膝蓋上，又給他穿上一套白粗布短褂，把他擡下牀。這時大麻哥發現了極大的不便，因為他不能站起來，只有用膝蓋直起支持他的身體，而且只

有憑了短短的大腿的移動才可行走

他們慢慢地把他半截身段領着移動到另外一間房裏，那裏坐着一個戴眼鏡穿西裝的人，那個人手裏拿着十塊洋錢，遞給大麻哥，說道：

『這裏是給你回家的路費。好好回去吧。你的傷已經好了。』說完之後，就打開一本冊子，用鋼筆在上面寫下些字蹟。

大麻哥一手接着洋錢，心裏想：

『好了麼？我的脚呢？』但他沒有冒失地說出口。他問道：

『我打聽××師××團××連現在駐防在什麼地點。』

『戰事已經停了。這我不知道。反正你回家吧，就是找着隊伍也沒有用。』那個白袍先生說着，眼鏡後面的眼珠默然在望着大麻哥那雙蹣跚在身後，裹在褲筒裏的脚幹。

他們把他領到門口。給他叫來一輛洋車。又問他：

『你要到那兒？』

『到那兒——』大麻哥自言自語地好像猶豫起來。他忽然記起他從來沒有過家，除了隊伍之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他就說：

『我不要車，我自己走走。』

他把十塊沉重的洋錢放進衣袋，憑着膝蓋慢慢移動去。

不問那些在馬路上來來往往用腳板走路的人有多麼便利，不問那些車呀馬呀有多麼快捷，大麻哥的一雙膝蓋，雖然是稍爲費力而且慢了一點，但却一寸一寸地移動着，大麻哥想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

大麻哥穿過大街又穿過小胡同。白天他一點事也沒有地在路旁邊散散步，高興的時候，他停在路旁休息休息，看看街上各式各樣的男女人們。有時閒得發悶了，他就望着那些吐着黑煙的高煙囪，心裏想：

『那天我站得起來，找點工做做，活動活動到好。』
想到活動。他又一轉念：

『不，不做他媽什麼工，還是找着隊伍回去好。』

但是這許多天來，大麻哥沒有能站得起來，所以他沒有做工，也沒有找到隊伍回去。

晚上，有時他花八個銅子，在洋車廠裏買塊地方睡覺，有時他停留在門洞底下或是馬路旁邊樹林底下過夜。天氣是熱烘烘的，而且黑夜又短，天空下到比車廠裏好，臭蟲狗蚤都沒有，有點風的時候，連蚊子也都沒有。

大麻哥穿着一層單褂，袋裏有那全部屬他的財產，雖然短少了兩只腳，可是他舒舒服服地把夏天渡過了。

緊接着夏天的就是秋天。大麻哥却討厭這個秋天。第一樣，自他離開那個醫院日子已經不少，可是他還沒有能够站起來，因此也就做不了工，找不到隊伍回去；第二樣，沉着他衣袋的洋錢，已經漸覺得輕起來；第三樣，天氣漸漸不讓人家穿着一件單褂覺得舒服了；第四樣，這三日兩頭落，綿綿不斷的雨。有了這四個原故，大麻哥雖然每天還是在馬路旁邊散步，看人景，但是他的心却慢慢沉重起來，他恨這秋天，他似乎也恨這些在馬路上來來往往高

興的男女。他開始想一些奇怪的思想。他開始時常陷在過去隊伍生活的回憶裏面，而且不斷地想着在古北口一帶的戰爭情形。

先前落得似乎沒個完的雨，這時居然停了。樹林裏驟雨的行人早已散去。方才那兩個青年的話語激起大麻哥的氣惱還沒有消盡，他獨自坐在樹底下，撇着嘴，扁扁鼻子的溝紋深陷着，兩塊平板開闊的顎骨上一雙小小眼睛，含着怒氣地發默，因為左右沒有人影，這雨後的街上也冷靜非凡，所以他坐在那樹底，一身溼得透淋淋地動也不動一下，好像是在同這條街，這個城市，甚至可以說好像同這個宇宙生氣似的。

天色漸漸黯下來。金紅色的街燈亮了，崇文門大街商店的燈火也慢慢一盞一盞地繁密起來。東單牌樓菜市旁邊那些小飯攤把鐵勺在鍋裏敲，麵桿在板上打，散佈出來有節拍的聲音。蒸籠旁邊的小伙計又伸着頸子，紅漲了臉地唱着：

『剛出籠的肉包，又香又熱哇！』

這些聲音不知不覺地飛來鑽進大麻哥的耳朵。他就用耳朵聽，細心分別出那賣包子

的孩子拖長調子裏的字眼。漸漸地這聲音又鑽進他的肚子，那已經空了的腸胃就起了辮的迴響了。

大麻哥收拾起回想同氣憤，他那雙膝蓋慢慢移動，穿過這一排樹林，移動到那熱氣騰騰的布篷裏，點了一碗肥腸，一碟肉包，並且還要了四兩白干，吃喝起來。

油滑的滾湯填滿他的肚子，苦辣的酒水溫暖他的心窩。他週身發熱了，頭筋怦怦跳着，心頭通通響着，他眼睛有點迷糊起來。

大麻哥慢慢地爬到菜市的檐下，選擇了一只空魚桶做靠背，又順手搬了一塊磚頭，尋了一把稻草舖到磚上，頭一縮，倒身便睡下去。

菜市裏到了晚上是連路燈也沒有一盞的。從雨後的白雲縫裏，白色的月光射下來，射着散步倦了這時熟睡的大麻哥。

大麻哥做起奇怪的夢來。

他夢見他走進前門外門框胡同一家軍衣莊。他說：

『伙計，拿雙酒鞋來，要新布底子的。』

一個穿着藍布長衫，面色黃白的瘦小伙計，上下打量着大麻哥，從玻璃架上拿下一雙交給他。大麻哥拿着一只鞋子，蹺起腳來比比尺寸。他覺得這鞋的樣子做的不差，鞋面上密的針線好像很結實。但是他假裝是識貨的人，做着不滿意的樣子說：

『還有好的麼？』

『這就是頂好的了，底子全是新布的。』

『嗯，沒有假麼？』大麻哥翻來覆去地看那鞋子，又用指甲挖鞋底的邊緣，把鞋底捏成圓形，試試它的軟硬。大麻哥知道鞋底經這樣一攀，如果是底子裏夾着紙或摻着藍布，就看得出斷縫，他一面這樣攀着看，一面就問價錢。

『一塊兩毛。』伙計這樣說道。

『什麼？頂多六毛五，你蒙我！』

『六毛五是紙底的。這種全新布底是一塊兩毛少一個也不成。』

大麻哥有點生氣了，他想到商人們總當他們兵士買東西是不給錢的樣子，所以這樣瞎要價錢，於是他說：

『我是拿現大洋買。』

但他這話語生不出效力，那個伙計說：

『本來是現洋交易。』

大麻哥知道自己腳上的鞋已經通了底，非換一雙不可，而且又看中了手上拿着的一雙，他一心一意要買，他就儘同那個伙計軟一陣硬一陣地講價錢，最後講妥了，他悻悻地丟了一塊錢在櫃台上，把新鞋穿上脚，把那雙又破又爛通了底而且鞋裏積滿了脚汗氣味同污泥的舊鞋子，留在店堂地上，自己昂着頭，挺直腰，得意洋洋地走出店門。

一出店門，就有兩個聲音招呼他。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同連的兩個弟兄，一個綽號叫小牛的同一個綽號叫王瞎子的。這兩個同伴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地從胡同口搖搖擺擺走過來。

大麻哥站着等他們。忽然他想起小牛同王瞎子都在八道樓子給敵人打死過了的人，當他們走近時，他就問：

『嗨，怎麼，你們不是四月廿九那天在南天門死了麼？』

『可不是。』他們兩人同聲說道。他們臉色面貌同平時一樣，連悽楚的神氣都看不出來一點。小牛說：

『大麻哥，你到關了，那兒來錢買新鞋？』

『昨天關的餉。買雙新鞋舒服舒服。』大麻哥把話剛說出口，心上就懊悔起來，他覺得已經被這兩個弟兄知道他腰包裏放着現洋錢，這一來不免要破費幾個了。他想，與其讓他們開口敲他，倒不如他自己先來請他們，顯得自己大方，他就說：

『咱我上個小館去喝點。』

出他意料之外，小牛同王瞎子冷冷淡淡地說：

『我們是死過的人，不用再吃再喝了。』

大麻哥就奇怪起來。怎麼死了的人也會在街上走，而且像活着一樣站在他面前說話？正在想不通這個道理的時候，王瞎子說：

『大麻哥，你也不用去吃了，咱們走罷。』

大麻哥覺得這樣一來，不論如何，省了破費，他就問：

『到那兒去？』

『剛才張大個兒告訴我們說，今天晚上我們陣亡弟兄在古北口開大會。』

大麻哥覺得有點糊裏糊塗，他身不由主地跟着他們走去。他想問他們許多話，但他都沒有說出口。他只問：

『那個張大個兒是咱連裏的守財奴麼？』

『是的，就是他。他白白喜歡洋錢，二十八那天在陣地上，一個砲彈把他打得稀爛，連他口袋裏幾塊洋錢也不知道飛到那裏去了。』小牛這樣說。

『癢了也好，反正他也帶不了走。』王瞎子那只沒有瞎的眼睛笑着，這樣說。

大麻哥不再說什麼話，他跟着他們走，心裏胡思亂想着。他想着張大個兒的笑話，張大個兒在他們連裏是頂愛洋錢的人，每逢到關了餉，張大個兒手裏拿了四塊八毛現大洋，沒有家可以把洋錢匯回去，又捨不得找個女人姘上好把洋錢交她，或是把洋錢像旁的兵慷慨地用在吃喝上，所以張大個兒抖索索地拿着洋錢無處可放，只有尋來茶葉紙把洋錢一層一層包起來，包好之後再包在一塊粗布白手帕當中，塞進貼身的裏樹口袋裏。大麻哥記得有一天，那時他們正駐防在石家莊，半夜裏他從那又潮又溼的坑上爬起來撒溺，看見張大個兒坐在坑支角，把一塊洋錢裹在手巾裏狠命擦，他就問：

『大個兒，怎麼不睡，擦它幹什麼？』

『擦亮了玩就睡。』

後來張大個兒把洋錢壓在枕头底下，倒下睡了。過不了一會他又坐起來，從枕头底下掏出來擦。擦擦又睡下，睡睡又坐起來擦，過後他睏得眼睛都睜不開了，洋錢雖然擦得像個小月光一般亮，可是他仍然擦着，他咬起牙齒對那洋錢發火說道：

『你就是我爹，也得讓我睡覺啊！』

大麻哥被蒙住頭，撲刺笑起來，他心裏想道：

『倒楣的張大個兒，誰不讓你睡覺來？』

大麻哥這時想起前情，不由心上一酸，他就問小牛：

『張大個兒今天也去麼？』

『去的。問他幹什麼？』

『張大個兒長得像扇大門那麼高，心裏可像個小孩子那麼叫人可憐他呢。』

小牛同王瞎子這時全不作聲，好像很吃力地一步步走着，因為他們已經走得很久了，而且他們脚上穿的都是像大麻哥留在鞋店裏那樣底通了的舊鞋。大麻哥這時却不像小牛同王瞎子那樣吃力，他輕輕爽爽地一步一步把新鞋的印子留在軟綿綿的土道上。

使大麻哥覺得奇怪的是從北平到古北口的路好像改變了一般，怎麼糊裏糊塗就是過了高麗營、牛欄山、懷柔、密雲，眼看就要走到古北口了。

這時大麻哥看見路上有許許多多的弟兄們，都在匆匆忙忙地走着，有的背着大簍笠，有的披着山羊皮大衣，有的穿着草鞋，他可以從這些弟兄們的服裝上認出來他們是黑龍江來的，或是上海來的。於是大麻哥心裏明白，這一定是個很大的會，不一定是他們在長城一帶打過仗的才可參加的。

當這些弟兄們三三五五從他的身旁走過時候，他就很好奇地望望他們。於是他莫明其妙起來，因為那些弟兄們並不完全都像他的。有的缺了手，有的斷了腳，最奇怪的是有的連頭也沒有，光是一個身段。但是大家都平平穩穩地走着。後來大麻哥注意到一個沒有頭的人，這個人吸着煙捲，大麻哥心想要把這個沒有頭的人抽煙的法子看個明白，好多點見識而且可以拿來講給別人當笑話聽。

正在這時候，忽然從他身旁走上一個人，踐了他的新鞋一脚，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兩個穿黃呢軍衣，戴着紅緞肩章的敵人。他冒起火來，正想上去抓着那兩個人講理，却聽見踐他一脚的那個敵人說：

『這也算是軍人，好一羣討飯樣子的兵。』

大麻哥叫了一聲：

『放你媽的屁！』伸手就抓。那兩個敵人回頭一看，撒腿就跑。大麻哥也跑着追，並且叫：

『老子要你的狗命。』

小牛那只有勁的手一把拖着大麻哥，勸道：

『別去理那野鬼。你也弄不死他的。人死了之後不能再死了。』

大麻哥這才明白那兩個敵人也是死過的人。

這時天色漸漸黑下來。大麻哥看見每個在這山溝裏走着的人，手上都提了一個火。正當他想軍隊的弟兄是夾黑走慣的，怎麼現在大家都提起燈來了的時候，他看見王瞎子拿手往懷裏一掏，掏出一個火來，不用燃點，那火自己亮着，隨即他看見小牛也掏出一色一樣的東西。大麻哥再前前後後一看，這種綠陰陰的火，一只一只地移動着，他想他從前只聽見人死了有鬼火，現在可親眼看見，而且這景緻非常好看。

走出山溝，在黑夜的天色下也看得出前面是一片大平地。大麻哥認得這塊平地，就是古北口一帶惟一的大平地，他睜眼一看，無數的亮光散布在這片地上，也就是無數個人已經集合在這片地上。大家熙熙攘攘地擠來擠去，好像廟會日子，又像天橋一般。大麻哥同小牛王瞎子三個人也就牽着手擠進人羣。他們看見人羣中間搭了一個臺，像閱兵時候司令官站着的臺子。臺上安置了許多亮光，照耀得像白日一般。

他們三個人擠來擠去已經擠到臺前了。這時臺上正站着一個披着山羊皮大氅的兄弟在那裏演講。大麻哥看見左右的人都擡頭望着臺，聽那人的話語，於是他也擡起頭來聽。

『……弟兄們，我們在嫩江空着肚子支持了幾個月，敵人的砲彈轟爛我們，寒冷的冰雪凍死我們，我們甘心死了。因為那時大家都說決心要趕走敵人，但是敵人現在可已經趕走了沒有呢？……』又接着說，『我們是死了，但是現在我們的家小還是在那裏受凍受餓隨時受敵人殺害，誰還念到他們呢？只有我們念到他們的，但是我們已經死了。』說到這裏，這個兄弟就放聲哭起來，另外兩個人把他扶下臺來。

這時又走上臺一個人。這個人是南邊隊伍裏的，因為他背一個大簍箆，穿着草鞋，這個人說話的字音，大麻哥不大聽得懂，只提到幾個字，『什麼上海……一二八……江灣……』以及什麼……『內亂……獨立……』等等幾個字。這個兄弟講到後來也是號啕大哭起來，也是被另外兩個人扶下臺。

這時又有一個兄弟上臺了。大麻哥却没有立刻去聽這個人說什麼，他因為看見剛才那個南邊人光脚穿草鞋，他就記起他自己的新鞋，他輕輕地同小牛說，叫小牛把火借給他，他彎下腰撿起脚仔細把鞋看過，他覺得非常奇怪，雖是走了這麼多路，可是這雙鞋却同剛才穿上腳的一樣，除了鞋底前後落地的地方稍微有點灰土，此外連紗也沒有磨去一根。他又奇怪又得意地擡起頭來，聽見臺上人說：

『……我是代表二十年來內戰死了的兄弟們說了上面一段話。最後，請大家記着，那些存了千萬百萬現大洋，抱着七個八個年輕姨太太，做着司令軍長的軍閥們，他們把我們像豬狗一般趕到砲火底下，勝了，他們以及他們的親戚本家，就多存一點錢，多抱幾個姨太

太敗了，他們逍遙自在，地吸吸鴉片煙，唸唸佛經。我們呢，不但自己丟了性命，而且還害無數的種田人沒家可歸，沒飯可吃。請大家記着，若果這無數性命換來的還算不得一個教訓，那麼我們的祖宗都不是人造的。」

這時臺上又換了人。這個人說：

「……長城一帶死了多少人呢？我們把一腔熱血灑在長城上，爲的是要給我們民族爭口氣。但是現在我們的血乾了，肉爛了，滿山滿野都是我們的白骨，而那些活着的人可曾記念到我們呢？他們吃喝玩樂他們的，甚至於向着敵人搖頭擺尾，自己同自己搗點亂來博敵人的歡心。你們看，那不是敵人得意的笑容麼？」這個人說着就望臺角一指，果然那地方有幾個敵人站在那裏，露着猙獰的惡笑，鼻孔擡起來，滿個青色的鬍子臉上都是叫，人忍受不了的譏笑神氣。大麻哥想起剛才踐他一脚那個狗東西，不由得怒火又冒上來。但是剛好這時臺上的人接着說：

「不要總怪敵人！敵人固然可恨，但是還是我們自招的多呢！……大麻哥聽見這句

話，才勉強把心頭怒火壓下去。他轉過頭看看四邊的人，忽然他看見他身旁站的不是別人，却是那個欠他一元五角錢沒有還他的小滑頭。他就向那個兵招呼一聲，這樣說：

『小滑頭，怎麼久不見？』

那個綽名小滑頭的兵露了一幅油滑的笑容，說：

『嘿，大麻哥，怎麼久不見？』

大麻哥心想一見面就要賬總不大好，他等小滑頭自己來提及，可是他等了一會，小滑頭得意洋洋地同他說着這個那個，就好像忘了那欠賬的事情。

大麻哥於是就說：

『別裝傻，欠我錢還我啊。』

『誰有錢還你，誰欠你錢？』小滑頭這樣說。

『什麼？』大麻哥看見他那狡猾的神氣又聽見他這種不講理的話，剛才對於敵人的怒氣立刻漲起來，『你賴賬？你沒有錢還，就借我錢偷着去下處（註二）睡覺？』

大麻哥想到自己都不捨得拿錢去買點這種快樂，於今倒反白送了錢給這個小滑頭去享福，於是他忍不住叫起來。

『你不還我，我揍你！』

周圍的人都望到他，他覺得有點侷促起來，小牛就拖拖他的背脊說：

『你忘了？小滑頭是死過的人，他那裏能還你錢？』

大麻哥自己好笑自己的糊塗，他轉過頭來氣憤憤地再看臺上，臺上這時有三四個人站在那裏，臺下也有許多人在那說話，好像臺下的人同臺上的人正在商量什麼事情似的。他問小牛是什麼事。小牛說，這是大會討論辦法拿去提醒那些活着的的人的。

臺上的人把辦法高聲說了之後，接着說：

『今天的會完了，末了一樣事情，請大家說，有什麼要求沒有？』

大麻哥看看周圍的人，大家都不做聲。他看見大家都穿了通底的破鞋以及一些沒有鞋面的草鞋，於是他放大了膽量，高聲說：

『大家很遠路走來開會，會裏應該給每個人一雙鞋，好讓大家都舒舒服服地走回去。只有那個小滑頭不用給他，因為他拿了鞋也會賣了錢去睡窩子的。至於我自己呢，我已經買了一雙新的，也不需要了。』

全會場的人都拍手贊成他的話，大家佩服他口才地望着他。大麻哥覺得非常榮耀，但是他想，當初他若知道有一天，像今天這樣子，有這麼多的眼睛射到他臉上來，那麼他一定不讓自己臉上生長這許多麻點了。

他看見臺上堆着無數的酒鞋，青面白底，前面蹺着那寬鞋鼻。大家爭着領取那些鞋。嚷着，笑着，嘩嘩地響成一片。

小牛同王瞎子也領了一雙，這兩個朋友同聲佩服大麻哥的聰明，說了些恭維的話，並且說：

『大麻哥，旅長都有你的份的。到那時候別忘了我們呵！』

大麻哥滿意得好像真的他要做旅長了，他大聲地笑起來。

大麻哥笑醒了！

天剛有一點亮，已經有人把菜呀魚呀，運進菜市了。在大麻哥身邊停着一輛裝着鴨籠子的排子車。籠子裏許多鴨子，伸着頸子，呱呱地叫着。大麻哥閉起眼睛再聽了一會，這聲音同在夢中聽見的笑聲一樣。他不由得苦笑起來。

註一 北方兵士普通穿的一種布鞋。

註二 北平四等妓院的名稱。

強盜

白科長的公館裏，半夜被人搶劫了。這消息傳到辦公室之後，老爺們都放下報紙，好奇地探問這件事情。

『北平成了強盜窩了！東也是搶案，西也是搶案，咱們還交房捐養巡警幹什麼？』一個年青的科員感慨起來。另外一個穿西服，胖得像個冬瓜的科員更是激昂地說：『這些強盜全該死，抓着按個槍斃才好！』

在這議論紛紛當中，有個伏在屋角一張小桌上仍然抄着文件的書記，自言自語地說道：『才不全該死呢，有的是例外。』

那個說該死的胖子，臉上一紅，一雙豬樣的眼睛斜瞟着那個書記的背影。他從容地走去拍拍那書記弓着的背脊，說：『嚟，你說該讓強盜搶人家麼？』

書記覺到他的上司拍他，趕緊站起，轉過身子。他是新近考取進來的，低低身材，黃皮瘦

骨的樣子。他低聲說：『不是說該讓強盜搶人家，有的時候也真有例外。』

『怎麼樣的例外呢？』帶點怒氣的脾子上司，似乎是可憐書記的寒酸模樣，溫和下來。反正辦公時間科員科長們不是看報也是談天，於是大家叫那個書記也坐下，說給大家聽。

『去年冬天，』這個書記開始有點侷促地說道：『不怕各位笑話，我流落在這個地方，沒有事情可做，在一個破爛公寓裏住開。公寓的房租每個月規定的是三塊半錢，伙食是七塊半。但是我那時候困窮的情形連三塊半錢的房租已經是很費籌措的，所以伙食無法包給公寓了，每天早晚零碎買幾個燒餅就着開水充饑。高興的時候，我到街上走走；心煩的時候，自己躺在牀上睡，每天惟一的希望是尋找報紙上有沒有招請書記或是家庭教師的廣告。日子雖然苦，但像我們窮慣了的人，倒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難過的地方。』

『有一天，我隔壁房間裏搬來一對夫婦。天氣是很冷的，這對夫婦的身上衣裳都很單薄，並且油污舊破了，一小細比他們衣服還不像樣子的鋪蓋行李，一只用繩子攔腰繫住的

箱子在我流浪慣了的人的眼睛中，一目了然，便知道這新來的住客的經濟情形了。

『果然沒有出我的推算，我坐在房中，聽見他們剛把鋪蓋打開，掌櫃的就走進他們房中，說：「于先生，請你先給房錢付了。」說話的聲音清清楚楚地透過那一層板壁。一種無聊中人們共有的好奇心叫我注意到這位被稱爲于先生的新住客的答話。他說：「月底再付不成麼？……過兩天吧，……正不湊手呢。」掌櫃的一定是對這新來的住客全然沒有信心的，他無論如何也咬住非常天交房錢不能住這房子，他說這是公寓的規矩，他說他等錢交租，他說目前東北逃難來的人多，公寓的生意好，很多人都願意先付房錢再租房。他說話的聲音倒還客氣，意見却固執的很。最後我聽見那女人開口了。她的聲音倒是很清脆的，她說：「早付晚付也是得付，誰還想賴你。這樣吧，過一會你再來，今天給你房錢好了。」

『我聽見掌櫃的走出去，他們房門重重關上。接着是嘆氣的聲音，移動東西的聲音。過了一會，我聽見這對夫婦說話的聲音了，他們商量的問題自然是房租了。男的說整個家產還剩兩塊多錢，絕對沒有辦法可想，女的說總得要想辦法。他們經過了長久的低聲商量之

後，那女的說：「我身上這件袍子你再拿去當吧。」男的說：「當光了，那還能再當？」女的於是細聲細氣地說：「不再當又怎麼成？反正我又不舒適，不能出去，躺着不起來不是一樣的過？」這談話在嘆氣聲中結束了。

『過不多久，這男人從我窗下走過，手膊下來着一個包袱。那垂頭喪氣的樣子，十分感動我，而且引起我的好奇心。從他那白哲的面貌同走路的姿態上斷定他不是一個工人，也不是農人，却是同我這種做小書記讀書識字一類的。我想：「這對夫婦怎麼會窮到這個地步？這樣子怎麼過日子呢？」』

『那天晚上我幾乎一宵不能睡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倒在牀上，望到煤球爐子綠陰陰的火苗，耳朵裏只聽見隔壁房裏男的嘆氣的聲音，女的低泣呻吟的聲音。我心裏又煩燥又感動。』

『第二天早上，照例的賣燒餅的人提着一籃熱烘烘的燒餅走進公寓，站在我房門口問我這天要不要留幾個的時候，隔壁的男人也走出來買燒餅了。於是我們談起話來，我做

得很自然地同他說話，我說天氣冷啊，燒餅好啊，等等普通的應酬話。我裝得一點不知道他們的困難情形。我並且說，他沒有事情的時候，可以到我房裏坐坐。他精神雖然不好，但是好像還喜歡同我談天，他說北平是個生地方，好像到處都有點欺侮生人似的。在說話時候，我注意到他的面容。圓臉，寬顴骨，高鼻梁，薄嘴唇，單眼皮，氣色壞得很，一雙眼睛倒是定神有膽量的樣子。年紀在三十左右，稀稀地幾條皺紋網着他的前額。在這短短的談話當中，我好像得到了很多東西。

「不到一個星期功夫，我們已經很熟了。這位子先生的身世更引起我的同情。他的家住在離瀋陽不遠的一個村莊裏，九一八事變衝散了他的家庭，在那慌亂當中，一個年老的母親走失了。他們夫婦糊糊塗塗地跟着大隊的難民擠上火車，一直向關裏逃走。不幸的是中途遇見兩次劫車，稍微值錢一點的東西全丟了。『丟了，就丟了吧，』他說：『那時我們想，逃了命總會有辦法的。現在才知道那時若是碰上一槍到便宜了我們呢！』他們逃到北平，起先以為不久就可以回去的，但是情形愈來愈糟，回去不是目前可以辦得到的。於是他想

在這個地方找點事做，但是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那裏去找事？他住着，住着，情形一天一天困難起來了。「討飯也沒有地方討去啊！」他很感嘆地這樣說。

「我看到他那誠實的樣子，晚上聽到他女人那低聲呻吟的聲音，如果我那時有一點能力，我也要幫他找一個小事情或是借他一點錢，但是我一樣也辦不到。我只能每天同他談談國事，聽聽他的牢騷。有時我早上多買幾個燒餅擺在桌上，裝得自己吃不完的樣子，請他拿去。每次我都這樣說：「你吃了吧，糟塌東西可不好。」

「他的女人從搬進我隔壁房那天起，我就沒有看見過她，每天我都能聽見她的聲音，尤其是晚上的低泣同呻吟，但是我不見她。在那樣三九天氣沒有袍子那能出被窩呢？最糟的是有一天我從他嘴裏知道他女人是有三、四個月孕的女人。這消息簡直使我爲他出一身冷汗。

「第二個月的房租又到要付的日子了。我拿了夏天的衣服當了錢借給他交付。並且告訴他不久或者有個朋友能爲我介紹去頂一個書記的缺子。我說，到那時候每個月三五

塊錢總能够幫他的忙的。我想第一件事情應該是想法把他女人的袍子贖出來。自己是已近四十歲的人，爲了窮，從來不敢有過娶女人的念頭，看到這個朋友的女人這樣子的命運，一方面自己覺得還算僥倖，一方面也就覺得幫他點忙是一種義務了。但是這全是那時候我自己心上的一種打算罷了。

『果真能够照我的打算辦去倒也好了。事實却往往不肯依着人的打算的。正是臘月底落着大雪的一天，起先我聽見隔壁房他女人的沉重呻吟聲音，慢慢地夾着哭聲，再後來是緊促地痛苦叫聲。那悲慘的聲音衝着我的心，我周身毛孔豎起來抖索着。他一手的血，他跑進我房門口，他面無人色地說：「她小產了！」』

『我對於這種事情是一點經驗也沒有的，他也是同我一樣。我雖然始終沒有進過他的房間，但是自那次事情發生以後，他每次來到我的房間，我聽見他說她病得很重的時候，我總說不會要緊的，養息養息自然會好。似乎是第三天頭上，他告訴我如果不請個醫生看看，她一定是沒有希望了。我問他怎樣情形，他說她脈愈來愈沒勁了，人發熱燒得不曉人事，

而且下身的血不住的流。他坐在我面前，抓自己的頭髮，咬嘴唇，像發瘋的樣，他呼天喚地說：「非給她治不成，非給她治不成！」

『我爲他把醫生請來了。醫生給她開了藥方，並且說她體弱血虧，要如何如何地補養。醫生走後，他眼淚淋淋望着我發傻。沒有一個錢，多麼好的主意也沒有用處。他抱着頭從他房裏走進我房裏，又走回去。他向天求訴，他說小鼻子不該毀他家，他說土匪不該搶他，他說他不該逃難。後來我聽見他重重地倒在牀上，他也號陶地哭起來了。』

『在那男的哭，女的呻吟的聲音當中，我心上煩躁結成一球。我又無法幫他們的忙，何必讓他們的悲慘聲音把自己也浸到那個坑裏去呢？於是我走上街去散散心。一直到很晚的時候我才走回公寓。公寓看門的告訴我于先生黃昏時候找我沒有找到，後來就出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一種奇怪的念頭湧上來，他這黑夜裏出去有什麼辦法？』

『我一夜都沒有能合上眼睛，這些事情太刺激我了。我靜聽他回來的聲音，但是沒有聽到。第二天他也沒有回來，我漸漸地爲他焦急起來。我吩咐公寓的下人好好照顧他女人

的茶水。自己也好像着了魔似的在街頭巷尾東張西望地走着，心想或許能找見他的。

『第五天，當我下午精疲力倦地走回公寓的時候，一進門，就看見院裏站了幾個巡警。跟着掌櫃的指點，巡警們的眼睛一起轉來望着我。于先生的女人病死在牀上了。早上伙計進房沖水還是活着的，吃過午飯後伙計進房時候就發現她死了。在巡警詢問之下，我把我所知道關於這對夫婦的事情同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並且在他們記錄下來的紙上蓋了手印。法院的穩婆把她驗過，證明她委實無傷因病而死的，黃昏時候就把她抬走了。』

『奇怪的是一個多月來每天晚上聽慣了隔壁房間的低泣呻吟，這夜忽然冷靜下來反倒覺得空虛淒涼起來。一個多月朝夕的見面，彼此患難中的同情，生出一種奇特的感情，我可憐這個不幸的女人，惦念那個失蹤的于先生，並且又爲自己傷感。我叫伙計把煤球爐子生得旺旺地，又叫他給我打了四兩白干，獨自喝得醉醺醺地對着爐火發了一夜的癡。我生平第一次爲別人流下眼淚。』

『第二天我就搬到另外一家公寓了。』

「沒有幾天，我的事情有了着落。一個朋友把我介紹去衛戍司令部當書記。每個月有二十塊錢的薪水的希望在我面前，我上工那天的高興簡直是不用說了。我的職務是這樣的：上午從八時起到十二時止，在案堂上記錄犯人過堂時的口供，下午從一時半起到六時止抄寫公文。那時候幾個書記同事往往同我說這衙門裏的書記太苦了。『苦嗎？』我自己心上笑着說：『一點點也不苦啊！沒有事情才是苦呢！』每天黃昏下工時候，手腕是酸溜溜的，眼睛是昏沉沉的，那一種做了一天結實工作後的疲倦，簡直是我所知道惟一的快樂。在那種有工做有飯吃的日子當中，沒有多久我就把于先生的事情漸漸忘記了，自己在那公寓的悽慘生活回想起來也就好像一幅迷迷糊糊的圖畫。

「我的生活這樣平穩，心情這樣安靜，日子總應該可以好好的過下去了。但是誰知道不到一個月功夫，我會像個傻子地把那個事情丟了呢？」

「我不是說過麼？每天上午我在案堂上記錄犯人的口供。衛戍司令部是管審問同處決土匪的，所以一切犯人全是搶案。也許是年頭不好了，犯人可多着呢。每天上午總是審了

一個又一個，一會兒閒空全沒有。第一審之後，犯人重復關下監牢，等到處決的辦法呈准綏靖公署之後，再提出作最後一次審問。這一次的審問完後，就押出去殺頭或是槍斃。

『在我上工第二十天的早上，我精神清爽地走到案堂上我的小桌旁邊，安安靜靜地坐下來，把筆墨紙張全預備好，等待審問。早春的朝陽斜照在窗上，又亮又暖，我忽然感觸到今天不知是幾個什麼樣的犯人應該送命。但是我沒有時間來想這種漠不關切自己的感觸。開審了。我的天老爺，第一個犯人押上來的，我一眼望去就是那位不久之前任我隔壁的于先生！』

『我一陣冷一陣熱，自己喘不過氣來。筆在手中抖得寫不出一個字來。我匆忙地把關於這件案情上次的記錄從頭到尾一口氣看下去。搶案啊！二月十一那天晚上發生的，這日子正是臘月二十八，于先生失蹤的那天！案情是犯人在興盛胡同拿菜刀劫人，刀傷事主，當場被獲，行兇菜刀一把，贓洋十五元，皮大衣一件，均截留到案。第一審已經判決死罪，這是呈准之後的最後一審，好像是我自己受到這判決一樣，我手脚都飄浮起來。這時他們夫婦第

一次談話的聲音，那女人的低泣呻吟聲音，這于先生緊鎖眉頭強爲歡笑地每天同我閒談的精神，那天他女人苦痛叫喊的聲音，他在隔壁號啕的聲音，這種種我似乎已經忘了的事，情這時好像打雷一般地在我耳中亂成一片，好像閃電一般地在我眼前一明一暗。

『于先生戴着手鐐腳鐐，站在那裏，低頭不發一言，我想讓他看見我，但是他始終也不擡頭。時間似乎很長又似乎很短地這末審完畢了。我不知道我記錄下的是什麼字。于先生的腳鐐聲音剛剛在我耳中消失聽不見的時候，第二個犯人的腳鐐聲音又來了。我眼前一片漆黑，好像過了一百年似的才等到十二點下工鈴響。』

『我跑出衙門不講價錢地叫了一輛洋車，趕向天橋（註）去。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做。我想再看這個可憐的于先生一眼或是想同他說一聲再見或是告訴他他的女人在他走後第五天就死了的消息麼？我一點也沒有想，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叫我非趕去天橋不成。』

『我趕到天橋那片空場的時候，已經沒有人了，我三步一跑連跑帶爬地跑到行刑的

那地方。一羣癩狗在舐地上的一大圓塊血。我眼睛冒火地腳踢手打拖着狗尾巴把狗打走。我衝在那塊烏紅的泥地上，我緊抓那溼沾沾的泥土，血還是溫熱的啊！

『我誤了那天下午的工。我瘋了一夜！我喝酒，我笑，我哭，我叫，我跳。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我像害了熱病似的睡了一天。』

『我疲乏無力地安靜下來了。星期一我照例去上工，我神志恍惚。我叫我明白一些，但是我不聽我的話。我拿筆記錄着，完了一個犯人又來一個犯人。我低頭寫着寫着，一滴一滴的眼淚落在那記錄紙上，墨灌開了，紅格子的顏色灌開了。像血一樣擺在我眼前。』

『每一個犯人都同于先生案情有相像的地方，每一個犯人無論他是倔強抵賴或是垂首待死，但是那怕死求生的慾望我能夠看出來大家都是一樣的。而且那個時期，多半犯人是外患逼成的。』

『我的記錄糊裏糊塗，每一個犯人的審判好像都是審判我一樣，我沒有法子再做那份職務了。我稱病辭職。不久，我托諸位的福，考得現在這份差事。我自己想想，天沒有斷絕我』

的生路，但是却斷絕了許多另外比我更困難的人的生路呢！

這個書記的面色更慘白起來，眼眶裏浮滿淚水，他接着說：『不是麼？也有例外的啊！』

註 天橋是北平槍斃人的刑場。

掃興

一九三三年三月裏，消息傳到北平，說是我們軍隊在喜峯口突行夜襲，用大刀砍了三四千敵人。

於是這都市裏許多人捐錢買鞋子、手巾、袴、褂、一類東西來慰勞那些勇敢兵士。在華大學，情形特別激昂，因為有四個名字叫做趙國華、錢振東、孫世光、李裕民的學生，發起募款，說大難臨頭，應該投筆從戎。這四個青年用了流利的辯才，邀請了幾個伶人，唱了一場慰勞捐款義務戲。開戲時候，四個人胸前掛着紅綾條子，標明出各人職務。精神糾糾地在臺下臺上走來走去，臉上發着紅光。

第二天，一張布告高懸在大學門口，上面說義務戲除開銷二百七十一塊五角三分，還淨剩三百零八塊錢專為購置慰勞物品。並且宣布這款子已經大多數決定拿來買自行車。慰勞將士，推定義務戲籌備委員趙、錢、孫、李四位代表致送前方。

四個青年當天跑了幾條長街，最後在前門外一家自行車行將車買妥，每輛價洋三十，三百塊錢整十輛。餘下八塊錢經四人同意，作爲這一天的車資同飯費。

這十輛自行車上面的富士山商標，早經車行漆掉，此時上面印的是獅子招牌。是德國貨，所以價錢公道。

車既買妥，四個青年就找到防守喜峯口的軍隊駐平的辦公處，在一個穿着布面羊皮袍子瘦個兒的處長面前說：

『敵校全校同學，捐贈貴軍自行車十輛，推我們四個人，送到前方慰勞貴軍將士。』

那處長和顏悅色地說道：

『多謝多謝！既是四位不辭辛苦，自然歡迎到前線去看看。不過敵軍缺少長途汽車，這幾天前方吃緊，忙着裝運子彈，若是諸位一定不辭辛苦，兄弟當然想法安排安排。』

『那麼就請快點。』四個青年同聲說道。

趙錢孫李四個青年在那個軍隊駐平辦公處前攀上一輛車用載重汽車的時候，司機

的把車扎一扭，機器軋軋響起來。孫世光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吩咐司機的慢點開車，說着，自己跳下汽車，叫那另外三個同伴站起來，並且安排好那些青年，於是一個手裏扯着強華大學慰勞隊的尖角旗子，一個雙手扶着裝在車上的自行車把，一個捧着一厚疊傳單。孫世光捧着柯達公司的方形照相盒，咖嚓一下，將那三位同伴的笑容，那尖角旗子，十輛自行車，一疊傳單，連同那汽車，以及車上另外一些子彈箱同鋼盔，一起照進那個小小的方盒。

當這個照相青年二度攀上汽車時候，另外三個青年同聲說：『有你的，老孫，哈哈！』四個青年沒有坐下，他們並排站在那沒車頂的載重汽車上面，扯着那尖角旗子，穿過一些熱鬧的街市，出了朝陽門。

汽車走了約摸三個鐘頭，在三河縣城停下添水上油。許多鄉下人老老幼幼就圍着汽車，用好奇的眼睛望着車上的東西同車上的四個青年。這時四個青年已經重復站起來，他們打開那疊傳單，向週圍的人頭上撒着。傳單是價錢很賤的德國毛太紙印成的，紅紅綠綠

地落在那些人頭上。大家伸手拾，伸手搶。那些鄉下人似乎每個人手中都拿着幾張傳單了，他們就再把眼睛望到車上這四個給他們帶來好看的紅綠紙的青年，四個青年也望着他們，並且微笑着。有個大膽的鄉下老人，他伸出一只乾枯的手，敲敲車上的鋼盔說：『鐵帽子啊！』趙國華拍拍錢振東肩頭說：『看這些鄉下老憨，明明是鋼盔，硬要說是鐵帽子。』四個青年一齊大笑起來。

汽車開到遵化縣那個軍隊的總指揮部停下。四個青年攀下車，承受一個胖胖的副官的招待。四個青年看到那副官的恭敬樣子，而且又看到這縣城裏兵雖然不少，可是到處顯着安靜無事的樣子，他們就商量決定在這指揮部住上三兩天，看看前線情形。

但是不幸得很，他們到了不上幾個鐘頭，那離遵化縣城十八里的羅文峪就起了激烈的衝突，砲聲像雷一般使地皮都震動起來。當那個副官陪着他們吃飯時候，告訴他們說羅文峪敵人進攻吃緊，前線正在拼死抵抗。四個青年忽然都飽了起來，李裕民緊皺眉頭，說是頭痛非凡，非要趕緊回北平不成，趙錢孫也說請副官爲預備車子，應該早點回北平，免得

病人多給副官些麻煩。

那天晚上，四個青年攀上一輛開回北平的軍用載重汽車，汽車上裝滿很沉重的木箱子，另外還有一個人領子縮在大衣領裏，坐在車角一個空處。車走得很快，不久就聽不見那隆隆的炮聲了。四個青年的心上充滿了完成一件工作時那種滿意情緒，至於李裕民的頭，則汽車離開遵化城時就已經不痛。他們很高興地欣賞這深夜的廣漠平原，天是藍的，地是黑的，覺得這真是自然的偉大面孔。偶爾汽車的燈光照出路旁一列一列的大車，載着木料、稻草、鐵條、麵袋等東西不斷地往前移運。遇到這種景緻，四個青年就不免這樣說：『老百姓可吃了苦了，三更半夜還趕車。』或是說：『有多少東西啊？怎麼好像沒個完？』

事實上是一會就完了。因為汽車走的快，一會就看不見那一系列一列的大車。時間是深夜了，四個青年全無倦意。他們閒談起來，他們說敵人可恨，他們說若是全國青年都像他們這樣子愛國冒着危險到前線吃苦，國家自然會強起來。他們愈談愈是高興，於是高聲唱像梅花三弄。這調子唱來唱去，就改變成孟姜女哭長城，最後改到打牙牌。

在這漆黑的荒野裏坐在顛簸不穩的大汽車上，這樣唱唱到是很好的消遣，但是正在他們唱得最熱鬧的時候，車忽然停了。這時有兩個穿灰軍衣的人站在車前，向司機的說：『有位兄弟受了傷，我們連夜把他抬到北平，恐怕也救不了他，並且我們已經抬了這許多路，實在抬不動了。求你容個支角把他帶到北平。』這兩個人說完話，路旁就聽見很悽然的呻吟。司機的說車的載重量是一噸半，現在車上已經超過重量，而且沒有空處可以安置下一個人。但是那站在車旁的兩個人却繼續苦苦哀求把他們的受傷兄弟帶到北平。情形僵持下來。四個青年看明白這情形，輕輕地商議幾句，錢振東就站起來，用着威嚴的聲音向那兩個人說：『走你們的，這是總指揮部專車，誰敢找麻煩。』又向司機說：『開！』趙國華接着安慰那兩個人說：『後面還有一輛空車，一會就到。』

那兩個人果然不做聲了，於是只有那地上一個人仍然發出呻吟聲音。汽車機器響了。忽然那從開車一直到現在都沒作聲的人說起話來，他說：『司機的，真的車子再多一個人就不成了嗎？』司機答應說是真的。這個人於是站起來跳下車，向那兩個人說：『把他抬上

車，就讓他。」那兩個人，就猶疑地彼此望望，俯下身把那個受傷的兵抬起來安置上車。

車開了。那三個人落在車後面，一步一步向還剩一百多里路的北平走去。孫世光輕輕地問道：『你們看見下車的是誰嗎？領章是全金帶一個星，少將呢！』四個青年伸着頸子往後看，漆黑的後面已經辨不出人影了。

四個青年全都沉默下來，不再說話，不再唱小調。那個不知名的少將的奇怪行爲掃了他們的興緻。

紫色炸藥

一四二

敵人經過的村莊

熱河被敵人佔領後的第二個秋天，我因為經營細毛皮貨，依着往年慣例，曾親自到那地方去走一趟。去時我循張多汽車路，走到多倫之後，在幾個往年老主顧處，接了頭，看好貨色，並且打聽到在敵人佔領下的熱河，對於前去的學生、青年、同無職業的壯漢，的確有種種危險同麻煩；但於商人，却許可自由出入。於是我便雇了駱駝，搭着伴，鈴鈴鐺鐺地打算攀過白岔山，往經棚奔去。心想再由林西、赤峯、圍場、承德這條路線，轉回北平。沿路也好辦點好貨。但想不到我在半途折返。

我們一行五個商旅，走了兩天。第三天黃昏時候，眼望太陽像大火球，向遠處與安嶺山脊西面落去，東邊遍野慢慢升起白色晚霧，這時我們剛好趕到一個小村莊。駝夫將我們領到一家客店門前，大家翻下駝背，就在這客店的土院裏，拍去身上的灰土，蹲到地上，湊着瓦盆捧水擦臉，洗了一個痛快。

和氣的客店掌櫃一面張羅熱水沏茶，一面打着好像是款待親戚的口吻，問我們要預備什麼吃的。

『可餓了，你看着辦，弄點有勁的才成。』我說。

同伴的也說：『午上打尖，乾糧不頂事。鷄呀，鴨呀，肉呀，弄點有湯有油的頂好。明天還要過白岔山呢！』

洗完臉，喝着熱茶，我看見院子中間停着一輛敞車，光光的車板，我便躺上去舒舒腰背。仰面對着天，天上浮着幾片雲彩，被已經下了山的夕陽照得金紅金紅，我發痴地想：『若是碰到這樣有色有光的火狐皮子，來它幾張，也不差似銀狐狸哩。』

正在這時候，耳旁邊一陣吵罵啼哭的聲音突如其地發作起來，我一翻身坐起，看見那個滿面蒙古相圓圓臉寬方額的掌櫃同另外一個捲着袖口胸前繫着圍裙的人，拖着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婦人，向門外走去。這兩個男人一面用力拖動那個老婦人，一面用了不耐性的聲音叫着：

『滾出去，別到這兒來瘋！』

啼哭叫罵的聲音都是從那個老婦人口中衝出的，她那麼拚了命地叫

『不成，你們好狠心的賊，把我的老母鷄搶去！好啊！我讓你們宰，誰狠心宰我的老母雞
啊！』

我看見他們把那哭着的老婦人推出門外，踏倒在地上，把那兩扇又大又高的木柴門迅速關上，下了門，門外的哭聲仍然沒有停止，而且好像那婦人此時正在地上打滾，用頭在門上碰的樣子。

四五個同伴全都莫明其妙了，同伴中一位從山西來的點點頭，做得好像他完全明白這場糾紛似的，他用着那吞吞吐吐的山西腔說：

『我看準是這個掌櫃的偷了人家鷄來賣給我們吃。』

『倒有點像，看掌櫃樣子倒看不出來哩。』另外一個山東幫的同伴這麼說。
接着那個口胃比大家都健旺的天津同伴便說：

『囑事兒，咱吃咱給錢，管他們是偷是買。』

大家覺得這事情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而且這時門外的啼罵聲音也停止了，天也漸漸黯了下來，大家便進屋把炕上料理一下，一並排躺了下來靜等吃晚飯。

雖然是初秋天氣，這與安嶺下却已經冷氣襲人了。故炕上已溫溫有點熱氣。我們躺在那暖暖的炕上，渾身都酥軟了，起先我們還放大嗓子催着晚飯，在掌櫃的『就得，就得』的答應聲中，不一會，我就精神恍惚地睡着了。

倦旅之後的一場小睡，再沒有比它還暢快提神的。當我被同伴喚醒吃晚飯的時候，用熱燙的手巾擦了臉，當時正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幾個旅客環着一張污黑的方木桌坐下，一盞美孚油燈烏裊裊地立在桌角，對着一盤麵餅，幾樣炒菜，開始大嚼起來。滾熱的餅，和着燙嘴的菜，好像從來沒有吃着過這樣香的東西似的。正在吃着，掌櫃的雙手端着一只大瓦鍋，一陣風似的擺到桌中間，他得意地說：

『原湯清燉的，嚙，嚙，嚙口味看。』

「沒錯，勞您駕再去給我們弄點餅來，吃他一個痛快。」天津同伴這樣吩咐着。掌櫃的笑嘻嘻地轉進那黑漆漆的廚房門時，山西同伴趕着又吩咐燙點白酒。

那半明不暗的燈光，照着一隻肥白的鷄浮在一鍋清湯裏，鷄脊露了一半在湯上面，又光又亮，滿鍋熱氣和着香味衝進我的鼻孔，不由得口水湧了上來。

我們舉起湯匙取了一點湯嚐嚐，正想拿着筷子去取那肥白的鷄肉，一陣急促的步聲從背後跑來，我們以為是酒來了，誰也沒有注意，但忽然間，一只手經過我頭上，一下伸到那滾燙的湯裏，將那隻鷄擡去了。

我們吃了一驚，站起來反過身看，一個襤褸的人影，跳出大門，向那黑暗裏逃去。

晚飯過後，我們躺在炕上吸着濃厚的關東烟袋，聽那掌櫃的說這個古怪動人的故事。這個小村莊因為是從多倫到經棚必經的駐足地點，所以村上住着的十幾家莊戶，全在每個人家的土院裏，砌了幾間土屋，招待來往商旅。但是他們的正當事情還是種地。村子

左近一點開過荒的地，足夠他們種的了。也像別的地方的莊戶一樣，他們依着氣節下地播種，施肥，打穗，收草。種地之外，他們還牧點馬匹同綿羊。並且爲了免得糟塌零散糧粒，每家院子裏又都養點鷄鴨豬狗。

村子的西頭，住了一個姓史的人家，夫婦兩人都是過了五十歲的人，膝下只有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兒子。這一家三口六只手，辛辛苦苦地種了點地，養了一圈羊，又在院裏養了一二十隻雞。日子在這村裏也算是過得好的家了。前不幾年，這史家父子從一幫收人參的客人處打聽到挖參的方法，而且不相信這偌大的白岔山會不出人參；有一天，他們也沒有邀伴，父子倆一大清早便帶着乾糧，拿着布袋鐵鋤，向白岔山裏去尋人參去了。

白岔山是只有威名的大山，平常人除了經過那條山道，很少人鑽到山裏去的。這對父子鑽到那山裏去後，便不見人影回來，留在家裏的老婦人，起先幾天急得非凡，央着村裏的男人去到山裏尋找。這些鄰居結起伴來，去了兩日，轉回時只帶來那個預備盛人參的口袋，同那把預備挖土的鐵鋤。據這些人說，他們費了很大的事才找到這點痕跡，他們在山上看

見有老虎發威時在崖石上留下的爪痕，他們斷定這父子倆真正做了山上大蟲的人參了。老婦人明白了這回事情之後，她到底擋得住，她從從容容地謝了爲她吃了兩日辛苦的鄰居們，自己再關上大門來流她的眼淚。

她有條有理地把那點地讓給別人去種，一圈羊她也賣給一個牧羊的老蒙古了。並且她此後也不再招待來往的商旅，她孤獨地一個人住下。她是閒散不慣的人，在她孤獨當中，她那空着的土院子裏不兩年功夫，養起來一羣又肥又壯的鷄了。

在那鷄羣當中，她同一隻純白羽毛的母鷄結爲頂要好的朋友。她們的感情倒也不是平平常常地生出來的。當這老婦人喪了她的丈夫同兒子之後，在她寂靜的悲傷光陰裏，每天在她面前走動的就是她同她丈夫兒子一起看見長大的這一羣鷄。這些鷄，從不到半個拳頭那麼大便養在那土院裏走動，起先全是一簇細細的黃毛，噴噴噴地在土上找吃翻土。到後來漸漸地都長成了，有的長出一身黃地黑點的花母鷄，有的變成一只紅冠長尾紫金色的公鷄。並且不僅羽毛的顏色不同，因爲日日在眼前吃食行走的原故，在這家三口

人眼中，每隻雞的性情也各個不同了。有的脾氣強橫，有的脾氣溫和，有的膽大，有的膽怯，每隻雞各有各的走路姿態，各有各的佇立或是踏在土上的樣子。

最爲他們注意而且獲得這對老夫婦的歡心的是一只純白母雞。這只雞生得一身銀樣羽毛，不爲絲毫灰上所染，長得又肥又壯，容雍華貴，高出同伴一等。有時他們夫婦在院中談天，它大大方方地走到他們腳前，偏着頭，靜靜地望着它的主人。有時這老婦人走到鄰家去借點線或是詢個日子，它也會跟着這老婦人到鄰家去走個來回。

『小白乖，你跟着你媽媽下水井去啊，』老婦人有時這樣同它說，它便真的走到門邊，回過頭來等着下水井了。

在那對父子將要出發尋找人參的前幾天，有一個晚上，全家人都在酣睡當中，忽然從鷄欄裏發出悲慘悠長的求救聲音，這聲音驚醒這對老夫婦，他們披着衣服趕出來，從淡淡的月色下看見一只黃鼠狼正叫着這只白母雞在逃走，他們追着喊着追到院角乾草堆裏才把它救下來，黃鼠狼是已經不見踪影了。

他們把它抱到炕上，拔下幾根鷄毛敷在那被咬破的傷處，他們把它安置在溫暖的炕角睡覺，第二天老婦人爲了這件事情特別弄了酒肉來表示慶賀。

這患難搭救同失而復得的事，更是產生出奇妙的感情了。

但是失而復得還不止這一次。

第二次的時候，這老婦人已經在這土院裏孤零零地度過一個寒暑了。

自從她的丈夫同兒子消滅在白岔山之後，老婦人地不種了，羊不牧了，她在家裏對着一羣鷄消磨她的日子。她用油亮亮的紫高粱餵養這些家禽，把它們養得像鴨子那麼肥。依着顏色性情的不同，她給每一只鷄取得一個名字。每天清晨她打開鷄埕的門，她把它們放出來，又伸手去取那留在鷄埕裏的新蛋，她一個個地拾起來，用衣襟盛着，從蛋的顏色同形態：赭紅的，黯紅的，粉白的，白的，長圓的，粗圓的，一頭圓一頭尖的，她分別得出它們的母親。有時她預計到某一隻鷄應該留個蛋在埕裏，而在她清晨檢點時並沒有看見那個蛋，她會回過頭來高聲呼喚着那隻鷄的名字，這樣說：

『你躲懶，好孩子別學壞，學壞下次我可打你了！』

那只被她喚着名字的鷄，起先總是遠遠地伸高脖子回頭看看，後來聽見責罵的聲音，好像是難爲情起來，撒開翅膀，把頭一縮，鑽到同伴當中去了。

有時，她拾着的蛋，看見上面染了一兩塊血痕，他就會把那蛋細細端詳一番，又把雞羣呼喚聚到足前，估計出那隻新作母親的雞，把它抱起，走進屋裏額外多給它一頓食物，補償它做母親的苦楚。

在這羣家禽中屬於男性的一些，每天報曉的時候，她從炕上冷靜的被窩中，也清清楚楚地分別出各個的聲音：宏壯的，清細的，婉轉的，粗啞的，尾音長的，急促的，從容的。

她將她的精力全副用在這一羣家禽身上，她爲它們打掃雞埕，爲它們換新草，爲它們掃院子，她饑它們，保護它們，沒有存着功利的念頭。她把鷄蛋端端正正一行一行地保存在先前用來藏糧食的木倉裏，頭胎染血的則更加小心地砌在木櫥裏。

但終日與她做伴的却是那只純白的母雞，她同它細細地談心。她在灶頭，它也在灶頭；

她縫補衣服，它便伏在她足前；天一黑，它就安安靜靜地躍上炕，棲到那專爲它安歇的壁角，陪伴她歇息。

她同這只白母鷄細聲細語地談天，這畜生雖然不會用話來答應她，但那點表情足夠這老婦人得到她所要得到的回答了。

有一天，那時正在春天，地上已經開凍，白岔山的雪，當日光反映着的時候，也令這村子的人知道已經在開始融化了。這時，忽然在不知不覺當中，老婦人發現那只老是在她足前足後的白母鷄不見了！她呼喚鷄羣到身前，仔細地尋覓。她在院角乾草堆裏，在灶下灰缸背後，一切可以隱藏的地方她都尋到，一點踪影也尋不着，她心慌意亂地坐到門限上發痴，她想不出這失蹤的原故。

『黃鼠狼腳去了麼？』她這樣想，但她不能夠相信這念頭，『許久沒有黃鼠狼了，那會突然來的呢？』

『也許是走到鄰院去被人家害了麼？』這也不像。

但總有個原故才會失蹤了的。

於是老婦人走遍村子，跑遍各家的院子，逢人便打聽看見這只鷄的踪跡沒有，她並借着口頭的種種事故，走到人家灶下去張張望望。若是殺了這鷄的灶下，總會有一點痕跡的，或是鷄在鍋裏，或是垃圾裏有鷄毛，或地上染有鷄血，或是有鷄骨，一兩日之內，這點痕跡總不會便消滅的。

一切的尋覓全歸失敗之後，老婦人失了神似的終日在那小院子裏打圈，她自言自語地說許多可笑的話，稀奇的幻覺不時地襲到她眼前。村子裏的婦人們明白了這麼一件事故之後，大家見了面便拿來做笑話講，而且有時還編織成奇怪的故事，比如說那只純白母鷄是老婦人的丈夫或是兒子的魂所附的，或是說那只鷄原是被貶的神仙，在沒有人的地方，她會變做一個婦人樣子行動的。似乎那小村莊裏的智慧所能想像得到的故事都由人把它說出來了。

然而這一切想像終歸是空的，在失蹤的第二十一天頭上，正當老婦人像幽靈一般地

在對着那一羣家禽流着酸淚的時候，從木倉離地的空縫裏，這失蹤了的白母雞從從容容地走了出來，在它身後還連一連二地跟出來一羣剛剛孵出的小鵝！

老婦人以爲是眼睛發花了，她把它抱到懷中，光滑的羽毛，溫熱的感覺，這並不是假的呀。

借了油燈的光，老婦人爬在地上把頭放平，隱約地分別出那離地不到一尺高的木倉底下，一直深在裏面，有一點黃草的影子。在她的遲鈍的腦子裏，她忽然明白了。她重復抱起那只純白的伴侶，她說：

『好啊，你把雞蛋偷偷下在這倉下，又偷偷做個窠，一聲不響躲起來孵雞！』
她咬着牙做得生氣的樣子，舉起手要打它，但她沒有打，她大笑起來，她說：

『小心眼的老東西！』

她數數那些站得還不甚穩當的小雛，整整是十二只，她又大笑起來了。

她是一個曾經做過母親的女人，因此對於這因爲要做母親而犯了詭秘的罪過的畜

生，她沒有生它的氣，這一種母性的勇敢同苦衷反而打動了她心的深處，並且又因爲也算是失而復得，她又爲它熬過二十一天的悲哀苦楚，這種種感情揉和起來，使這只純白的母雞完全佔有了這孤獨的老婦人的心。

從此這老婦人的生活中添了一份忙碌，在她的心中也添了一份快樂。她又另外爲這羣小雛砌了一個雞埕，小雛同大雞在一埕裏過夜，不但會覺到大雞的侮欺，而且會被大雞擠死的。當貪饜的鷹與鴉在天空上飛翔繞圈，天性中生成的警戒使小雛們全逃避到它們母親的翼下時，老婦人便舉起一根長竿，立在院子當中，揮動竿子，從那衰老的噪中，拚出威壯的聲音，一直嚇得那懷了強盜之心的飛禽不見踪影，她才歇手。她立刻會向着那，仍然在警戒中撒開雙翅遮護着小雛的母雞說：

『趕跑了，放它們去玩吧。』

在另一時候，老婦人從箱子裏尋出一張舊了的紅紙，這紙應該使她惆悵一番的，因爲好像是隔了幾世的事情，又好像是昨日的事情。那時她還是一位新婦，她會窳撕下這紙，

濕了來代替胭脂的。她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時的情形，但是她沒有放縱自己去爲已經過去了久遠又久遠的事情哀傷，她鼓起另外一種心情，也把這紙撕下浸到碗裏去，她沒有將那融解開的紅色塗在自己的臉上，她把它在每只小雛的頭上染上一點。看見這些頭上染了紅點的小雛，散佈在地下，她好像看到幼輩的稚年同青春，她得意地抱起那另一母親，撫慰着它，自己發笑了。

無論是在繁華的都市裏或是在偏僻的鄉下，甚至在這白岔山下永遠不爲世人所知的小小村莊裏，每個活到這個世上的人，總有他或她的一份酸甜苦辣的，不同的地方只在他或她如何來安排那份酸甜，如何來調和那點苦辣罷了。

這老婦人不自知地用了天賦的智慧來慰療自己的命運，來把天賦的那點母性發舒出來，她不需要村莊裏的鄰人爲她傷心，她自己也不怨天生她命苦。她身旁有那只純白的母鷄做伴，她眼前有這一羣報曉生蛋的家禽打發日子，而且還有這羣日長夜大的小雛來使她關心，她滿足了。

日子若是就這麼平平安安地下去也就好了！在不知不曉的當中，新的災難開始了！

在老婦人的丈夫同兒子失蹤後的第三個初夏來到這小村莊的時候，熱河已經被敵人全部佔領了。這荒漠旁邊，高山底下的地方，沒有從別處逃難來的人，所以仍然安安靜靜地種他們的地，牧他們的羊。假若不是敵人存了進攻察哈爾的心，也許這小村莊永遠也不會知道白岔山東新發生的事情吧！

但這村裏的人會知道的，而且深切的知道了！

初夏，一切草木都在準備抽芽生葉的時候，一個黃昏，一陣槍聲從白岔山麓下傳到這村莊的人的耳裏，村裏的人在驚慌當中，以為鬍子來了，各家將院門關上，還沒有決定抵抗或不抵抗，槍聲已經進村，雜亂馬蹄聲音已震動每個人的心臟。在一陣示威的空槍之後，每個院子的門都被敲響，而且強迫開開，迅速之間，挨院都衝進來拿着上了刺刀做着預備扭機樣子的敵人，仔仔細細地搜查過，凡是可以用作抵抗的火器同鐵具，全被取走了。

四五個敵人衝進老婦人的院裏，一羣家禽驟然驚散飛逃，老婦人站在院中間，氣得抖

索，狠狠地想喝住他們，他們沒有理她。

經過一番粗魯的搜查，幾個敵人返到院中預備出去，看見滿院東躲西避發着驚慌聲音的鷄羣，他們餘興未盡，重新在院裏追趕恫嚇，彼此嘩嘩大笑，而且說着老婦人所不懂的語言：

『好肥壯的一羣鷄，不愁沒有口福了！』

說完了又是嘩嘩大笑。走出門時他們用粉筆在門上畫了一個白圈，且在白圈之下又畫了一只鷄。

老婦人將門關上，外面是亂紛紛的吵雜聲音。她用酸啞的喉嚨呼喚她的鷄羣，眼淚滾了下來。她抱起那只純白母鷄走進屋，驚魂未定的一羣跟在她身後。屋裏桌椅全翻倒了，木倉的板門也摔在地上，那些經她細心砌起的鷄蛋已有幾個滾落在地上，透明的蛋白同渾圓的蛋黃攤在碎殼當中。她沒有心情來收拾這些，她抱着她的同伴倒在炕上去了。

『這是怎麼一會事呢？』她想，她却想不明白。

敵人在這小村裏立起他們的國旗，又立起他們的隊伍旗子。人數是一個分隊。全村的人都被擠到一個院子裏去，空下的屋作爲敵人的營幕了。惟有老婦人的院子沒有派人進來。

敵人安然地駐紮下來。每天的清晨有兩個胸前吊着白布的敵人，走進這板門上畫有記號的院子，追東趕西地捉去幾只鷄，並且又從那木倉裏取去一籃鷄蛋。起初，老婦人哭着號着去攔阻他們，央求他們，但經不起他們重重地一推，她已倒在地上動彈不得了。

她爬上炕，懷抱着那只純白母鷄，一面呻吟着，一面呼喊她的鷄羣集到炕前。這羣鷄，一日比一日數目減少了。她呼喚着那些不見了的名字，她喉嚨喊得冒烟咳嗽，那些被呼的却仍然不見前來。

白天黑夜她都不能睡眠，她哭她的丈夫，她哭她的兒子，她哭她的鷄。

最後一天，剩下的三只最會飛逃的公鷄已被捉在那兩個凶狠的人的手中時，他們的心尙沒有滿足。

『也許還有呢，再尋尋，』他們這樣說。

於是他們將那三個被俘的家禽網起，扔在院中，把全院全屋都翻遍，最後在老婦人身旁被下，發現那只純白的母雞。這沒有失望的發現使得他們眼珠都鼓了起來，他們伸手去抓那只雞，先前好像已經半死不知人，躺著不能動的老婦人，突然地掙扎坐起，拖着那男人的手，張開嘴湊上去咬，那時候，另外一個拳頭像一個鐵錘一般正中不偏地打在她的臉上。

老婦人的頭碰在炕角，兩個門牙落在她嘴腔裏，比紅紙更鮮豔的血沿着炕沿淌了下來。

將近十天的時間過去了，像過了十年一樣，噬紮在這小村莊的一分隊敵人，吹着銅號，往前開拔了，他們很對得住這村莊的：沒有燒一間屋，也沒有殺一個人。

但是這史姓老婦人從此變了，她整天叫喚她的『小白乖，』她東躲西隱地在人家灶頭打圈，見着人家宰雞便發瘋。

客店掌櫃坐在坑沿把故事說完，嘆口氣，又搖搖頭，便站起來走出房，讓我安歇。

我吹了油燈，輪下來睡不着。窗角破處露出一輪白月，冷冷清清的樣子。剛剛那時候，聲報曉鷄鳴像迅雷一般打碎深夜的寂靜。我的心跳着，無端的好像聲音撕碎了我的肺腑。

我閉起眼睛，眼睛前活動着那跳出大門向暗中逃去的人影。

我好像得了熱病。第二日我單獨折返多倫了。

紫色炸藥終